

冷
霜
室
隨
筆

傳
奇
小
說

摩
登
花

第
六
集

您欲知六集摩登花的梗概

請您掀過這頁看背面

第三十二回寫安月娥夜入俊

生臥室，竭筆寫其風騷，乃

爲顯示管俊生之人格。



第三十二回下半段，寫崔秀梅一夜

之間，爲李素芳去電話十數次之多，

乃知洪太太畢竟是個熱心人。

第三十三回寫安月娥欲自賣自身，

供給管俊生入大學之學費，乃

顯示未受教育女子知識之薄弱。

第三十三回下半段寫素芳小姐醉

臥俊生床上，俊生夜歸一篇文字，

視之文筆甚細，其實很簡。

第三十四回寫李素芳小姐假冒

人子之名，修函送款，卒救烈

婦之命，著者有彰佛學之功。

第三十五回寫李淑貞小姐由洪公館

歸來，自心反對秀梅之言，著者特

寫，乃爲暴露女子失身時之心理。

第三十五回後段，寫李淑貞與其母頂

嘴，可知李夫人之清楚，而愈覺淑

貞之任性，少女失節，豈偶然哉！

摩登花

(第六集)

鹿泉梁丙周著

第三十一回

難哉晤而管俊生兩失佳機 易於施愛安月娥強求暮賓

一間客廳裏，沙發上坐着一個年約三十上下年齡的西裝男子，對面圓桌旁站着一個年約二十四五歲，摩登而瀟灑的女子，這時就聽那女子說道，「俊生的品行，俊生的志向，如何使人敬仰，如何使人欽佩呀，他一向的所作所爲，你有不贊成的嗎？他現在爲了救一個失意而可憐的女子，將他的私蓄傾盡，仍是不夠，他來向人借錢，這種熱心腸見義勇爲的舉動，我們應當怎樣欽佩他，我也是一個人，他也是一個人，他肯將建都私蓄傾盡去救人，我們將一部份款子暫時提出來借與他去救人，你就不認可……：……：……：你和俊生是莫逆的朋友，相形之下，你也不覺慚愧嗎？你幼時不是在私塾裏念過孟子嗎，孟子不是說過「測隱之心。人人有之」。難道你不是人，你就沒有測隱之心……：……：……：並不是我說話苛薄，實在是你有的時候，太看不清事，……：……：……：」那男子聽到這裏，抬起頭望着他那美麗而瀟灑，曉仁而知義的妻，笑着說道，是是，我錯了，但是已經錯了，請妳快想個補救的辦法，妳只教訓我會子，當了什麼，不是也無濟於事嗎，那女子聽了，嫣然的一笑，看了他一眼，又似笑非笑的說道：這要是有朋友在這裡，看見這種情形，一定又要批評我厲害，說你怕老婆哩，其實教你說，是你的不是呢？還是我厲

害？那男子滿面笑容點着頭說道：是我的錯，是我的錯，請你赶快想個補救辦法吧，那女子聽了，抿嘴一笑，繼而說道：補救的辦法還用想嗎，只將摺子拿出來，我給俊生送去，就萬事皆無了，那男子聽了，含笑連道：是是，那麼就請太太快辛苦一遭吧，那女子拿一雙俊目瞧了他一眼說道：沒有說的，談不到辛苦，當時他們倆出了東客廳，進了北房臥室，由箱子裏將存款摺子取了出來，那女子穿了旗袍，帶了圖章，便往外走，閱者，您道這位有權威的太太她是誰？那位性情和順的男子又是誰？在下一提，諸位便知，這位男子不是別位，便是管俊生的朋友李金屏，這位太太也不是外人，乃是李金屏的太太，本書主人翁管俊生的嫂子，當時李太太帶了摺子和圖章，出了家門，坐車一直來到北辰旅館，由茶役領導，來至俊生住室門口，李太太敲了兩下門，隨着將門一推，走進房來，李太太抬頭一看，就見俊生坐在沙發上，懷裏却滾着一個女子，二人正在抹眼淚，李太太看了，不知內情，還以為是俊生沒借來款子，二人因此啼泣呢，她當時心裏這樣想着，一雙俊目却注意在月娥身上，這時俊生和月娥正在互抱傷悲，猛的見有人進來，各吃一驚，不約而同的却扭過臉來觀看，李太太剛才見俊生懷裏滾着一個女子，不過看見身子，尚未看見臉面。這時見月娥扭過臉來，真是好一副花容月貌，就見她滿面淚痕，好賽雨打梨花一般，嬌怯怯的格外愛人，李太太當時心裏不覺自語道，怪不得俊生如此熱心，却原來是這樣一個花也似的美麗姑娘，假使我要是個男子，我一定……

……她心裏這樣想着，口裏却說道，二位別哭了，我將款子給送來了，這時俊生一看是李太太來到，當時急的恨不想找個地縫鑽進去，忙將月娥推開，站了起來，雙手抹了抹眼淚，口裏却說不出話來，只漲得臉通紅，李太太笑道，瞧你這種樣兒，值得這樣嗎，快給我介紹介紹，我好認識弟(?)。俊生聽了，愈覺羞愧，心裏千言萬語，欲想分辯，但是當時不知先說那一句爲是，結果仍是一句也說不出來，李太太看了俊生這種窘態，不免好笑，轉向月娥笑道，妳貴姓啊？月娥看了俊生一眼，見俊生紅漲着臉，急了滿頭汗珠，月娥也不知俊生爲何見了她就這樣起來，當時心裏納悶，口裏却答道，我姓安，沒領教您貴姓，李太太笑道，我姓李，俊生他是我的兄弟，李太太說道，便坐在床沿上，這時俊生心裏才稍微平定一些，轉過身來，一邊揮汗，一邊說道，嫂嫂妳怎麼這時隨後來了，有什麼事嗎？李太太望了俊生一眼笑道，我倒沒有什麼事，你哥哥今天得罪了你，我來給你賠不是來了，俊生聽了，忙道，嫂嫂妳說的那裏話，我哥哥不借給我錢，原是爲好，只不過這事是我昨夜一時高興，混攪起來，既說出來了，又不能不辦，後悔也晚了，李太太笑道，兄弟既辦就辦了，後悔的什麼，做好事還有後悔的嗎，你去後我又把你哥哥好說，你哥哥又央我將摺子和圖章給你送來，李太太說着，將摺子和圖章取出來給俊生，俊生看了，益覺感愧，忙道，謝謝嫂嫂，謝謝嫂嫂，却拿手往回推李太太的手，不接摺子，李太太道，兄弟你怎麼了，你哥哥得罪了你，難道我也得罪了你嗎，怎

麼竟推却起來，難道說自此以後你就不是我的兄弟了嗎，俊生見她誤會了，一時又解說不清，幸喜月娥在旁插言道，李太太慫不要着急，管先生被你嚇的不會說話了，並不是他推却妳，我們感謝還感謝不盡呢，原來適才有一位李小姐來了，給留下了錢，已經用不清了，李太太聽了，忙問那裏一位李小姐？月娥道，是我管先生來的，我並不認識，李太太遂扭玉問俊生道，那裏一位李小姐，是李律師的小姐嗎？俊生忙搖玉道，不是，並不是她，並不是她，是李素芳小姐剛才來了，李太太道，李素芳！李素芳不是遊歷去了嗎，她回來了嗎？她從那回來的？李太太這幾句話，却將俊生給問住了，呆了一時才道：我還不知道呢，月娥在旁忙插言道：剛才李小姐來，管先生還沒有回來呢，只我自己已在屋，管先生沒有見面，因為管先生出去的時候，吩咐我不要和人說話，所以李小姐剛才來到，我也沒敢問李小姐由何處而來，這都是我的錯處，李太太聽了，看看月娥，再向俊生，暗道，好嚴的命令啊，俊生當時將茶役喚來，泡了香茶，親自斟上，送到李太太手裏說道，嫂嫂妳先喝一杯茶吧，李太太將一雙水晶般的秀目，往俊生臉上看了一下似笑未笑，接過茶杯，却又起身放在對面的茶几上，俊生又斟一杯，遞給月娥道，妳喝一杯茶，把妳的遭遇對我嫂嫂敘述一遍，教我嫂嫂明白妳的情形，也不枉借給我款補助救妳的苦心，月娥聽了，未曾開言，心先難過，遂坐在李太太對面，將她被族任安國動強姦，霸宿，貨賣，以至被老板弄到這旅舍來，昨天夜裏怎樣被打痛苦難忍，怎樣

就聽大小姐咳嗽一聲，繼而又沒了聲音，李媽正在提心吊胆的當兒，就聽樓下叭叭叭……：……：……：拍門的聲音，李媽這一驚非小，幾乎要喊了出來，緊跟着就聽李律師喚道，開門呀，開門呀，人們都死了嗎，李媽嚇得已是魂不附體，顧不得許多，推門進了小姐繡室，急將電燈燃開，此時安國勳和李淑貞，二人也早已聽見拍門聲音了，淑貞小姐她，不用聽他父親喚嚷，只聽那拍門的聲音，便知是他父親由北京回來了，所謂嚇得三魂出竅七魂離身，李淑貞此時正是這般光景，李媽急中生智，忙將床上的毯子一掀，向國勳一使眉眼，國勳會意，急切伏身，爬入床舖底下藏身，李媽復將皮鞋投在床下，正投在國勳的面上，國勳雖痛，不敢出聲，李媽見將活人藏了起來，這才高高的嗓子，答應了一聲，跑下樓去，將門開了，李媽她不等李律師說話，先自告罪道，哎喲，我不知老爺此時回來，竟躺在床上睡着了，累老爺喚這半天門，李律師見門開了，也就沒有多大氣了，只說道，此時不過十一點多鐘，人們又才都睡了不成，說着話上了樓，李律師先到太太房來，將電燈擰開，就見夫人沈沈的睡在床上，面目憔悴，病勢看着比走的時候，還要加重，又見房內無人侍候，淑貞淑賢，也都不在側，李律師先自不悅，這時夫人翻了一個身，李律師趁勢呼道，妳喝水不喝，李夫人見聽有人問話，睜目一看，見是丈夫回來，強作笑容說道，你這般時候回來了，在路上沒有累着哪，快讓李媽給作飯吃，李媽在旁說道，老爺您吃甚麼，李律師道，我上車的時候，吃過了晚飯，此時不

餓，妳將洗臉水來，我擦一擦面，李媽忙轉身，到廚房，打了一盆臉水，李律師一邊擦面，一邊問道，小姐她們還沒有睡，怎的還不過來，李媽道，二小姐早已睡了，大小姐今天身體不好，也早早的睡了，李律師道，怎麼她們睡覺，還開着電門，李媽道，也許是大小姐，身體勞累，忘了閉電門，我去看看小姐們，李媽說着，便奔南房來，李太太一聽說，大小姐不好，先自着急，諒是今天自己以言說教訓了她幾句，她心中不悅，別再因此，讓她病了，李太太想到這裏，很是不安，便向李律師道，我病得，起床不便，你過去瞧瞧淑貞她是怎麼了，今天下午，我說了她一頓，怕她是生氣了，李律師問道，你爲甚麼說她，李太太道，淑貞她自你去平之後，連着每日出門，也不知她都去甚麼地方，我看她情形有異，才說了她一頓，李律師聽了夫人這話，疑念頓起，心裏暗道，我早就耳聞着，淑貞在外有些不規情形，究竟沒有見實，她母親此時，竟這樣說她，怕又是具有不名譽的情形麼？李律師這樣一想，氣更大了，便奔南房來，此時淑貞被嚇得，已和失了知覺一般，不敢去到北房，見她父親，李媽囑她裝病，她便也鑽在幔帳之內，和二小姐併頭躺在床上，李律師將門一推，喚了一聲，淑貞妳們睡着了嗎，說話時，李律師已推門進來，就見李媽坐在床沿上，手撫着大小姐的額頭，見李律師進來，忙說道，老爺您請坐，大小姐這時燒得厲害，也不知是怎麼了，太太還沒有好，大小姐又病了，淑貞此時，羞是嚇得嗚嗚咽咽的哭泣不止，那李媽却借題發揮，口中說道，小姐別

要棺槨呢，恐怕他是性命不保，李太太妳無論如何也須給我想法子生活呀，我以往的道路滿都走錯了，……李太太當時被她纏的無奈，乃不加思索的說道，妳不用往下說了，妳的意思我也明白了一些，只是妳還不大明瞭我俊生弟弟的爲人：其實也無妨，妳們住在這裏，也太不方便：簡直妳和俊生都搬到我家去住好了，月娥聽了，當時道謝不迭，俊生却連忙說道，嫂嫂妳將她帶回府上暫爲照管，我真是感激不盡，至於我必須還住在這裏，因爲我還有許多的事情：不能離開這裡，李太太道，我不信，有什麼事情不能離開這裏，離開這裏到我家裏可有多遠？又不是千里萬程，怎麼還不能離開呢，簡直說走就走，不用二意，我也正想着接你到家裏住着呢，俊生道，嫂嫂妳有所不知，我實在還有事，不能離開這裏，只懇妳將安女士帶到府上看護幾日，等李昆出來了，將她交與李昆，你便卸了一切責任，我的確還有別的事情，嫂嫂你要替我設想……李太太聽了俊生這句「嫂嫂妳要替我設想」，深深打在心坎上，自己一想，果然有碍俊生的名譽，因遲了一時，自己想了又想才道，要不然這樣也好，我將安女士領到家裏暫住，兄弟你在外竭力替李公子設法，等李公子出來了，那便好辦了，當時她們三個人計議妥當了，吩咐茶役將那鴛兒找來，不多一時，鴛兒來到，俊生仍將對門住的那位在銀行作事，恐鐘爭仁先生找來，當面將款交清鴛兒，鐘先生將鴛兒的字據交給俊生，當時將一切手續辦理清結，這時天已不早，俊生便催着李太太，帶月娥回去，李太太說道，還須兄弟

辛苦一遭，將安女士送回家去，俊生聽了，知道她的意思，是怕道路上有什麼麻煩，當時便點頭應允，吩咐茶役雇了三輛洋車，俊生便和李太太並安月娥一齊出了北辰，上了洋車，直奔李宅而來，工夫不見甚大。已經來到，李太太拍開門，讓月娥和俊生走進去，李金屏這時坐在東屋客廳裏，正在思索太太去了這半天，還不見回來，忽聽有人敲門，不多一時，就見太太和俊生進來，中間又挾着一個身材窈窕的少女，因隔着玻璃看不清面貌，金屏心裏暗道，這是誰呀？他正在納悶的當兒，三人已經來到客廳門口，金屏忙迎出來，李太太讓月娥先進了客廳，隨後俊生和金屏都進了客廳，李太太笑嘻嘻的向金屏道，來我給你們介紹，說着手指安月娥笑道，這是安女士，後指金屏向月娥道，這是俊生的哥哥，月娥向金屏拱手福了一福，金屏忙還禮不迭，李太太出了客廳，招呼媽媽湖水，金屏却也起了出來，笑嘻嘻的將嘴放在他太太耳朵上，也不知說了幾句什麼，李太太却道：別胡說了，俊生和月娥看了，各自納悶，不在話下，且說李太太一邊吩咐泡茶，一邊吩咐作飯，寬待客人，飯後李太太吩咐媽媽將西配房打掃出來，鋪好了床鋪，便請月娥在西配房安寢，俊生又和金屏說了些別的閑話，已是夜間十二點多鐘了，俊生便告辭出來，坐車一直奔回北辰旅舍，在途上却覺着心裏輕了許多似的，不一時已至門前，下了車，走進旅舍，茶役開了門，向俊生說道：九點鐘的時候，李小姐又來了一遭，俊生一聽忙道，李小姐沒坐住嗎？茶役道，沒有進來，吩咐告訴您明天下午兩點在此

等候，別出去，有話和您說，俊生道：李小姐還說別的來嗎？茶役道，李小姐還問您和誰出去了，我回說和李太太安小姐一同出去了，李小姐又問出去作什末去了，因我不知道，我只說許是去送安小姐去了，李小姐後來只說着您明天下午兩點別出去，在此等候，俊生聽了，連道好好，茶役帶門去了，俊生站在屋地上，不禁自言自語的說道：這算奇了，難道上帝不許我見李小姐了嗎，今日半天之內，李小姐來了兩次，我就沒得見面，這是怎麼一回事，怎的這般巧，我這時愈想着見李小姐，却愈見不着了，並且在今天二十四個鐘頭內，素芳在這裏坐等了有九個鐘頭，在這後十三個鐘頭內又來了一遭，我就沒得見面：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是中間神魂阻擋着我們不成，俊生在屋地上，背着手低着頭，走回來，走回去，心裏這樣翻來復去的瞎躊躇了多時，壁上的鐘的七……：……打過兩點，俊生今日跑了一天，身體已覺勞累，便划了房門，歪身倒在床上，熄了燈，欲待安息，那知道臥下倒比走着清楚了，連眼都合不上了一幕一幕的事情，都映在面前，起初是想着素芳，繼而想到月娥，再則想到了大小姐李淑貞，俊生他想，我回到天情已經兩天了，心裏並沒有想到她的身上，這事真是令人莫名其妙，想我那一次和她離別之後，終日想念着她，每拿着水筆在紙上瞎畫的時候不知不覺便寫出她的名子「李淑貞」三個字，我記得二次到她家時有一次，替她父親寫狀子，竟在狀子裏一連寫了三個「李淑貞」，想來真是可笑，然而也足可證明我那時對於她的用心了，方幾何時，我

竟如此，她竟如彼，李淑貞，我的小姐呀，我希望妳事事小心，不要上了別人的當，誤入了歧途，妳要知道現在的一般青年，差不多都帶着一副鬼臉，專以想法子欺騙女子，妳是我從前心坎上最喜愛的一個女人，我整日裡替妳担着心，恐怕你被人欺負了，不料想妳……俊生想到這裡，却又想道，不知李淑貞她這時現狀是什麼情形，心裏却又想着明白明白，轉而一想却又自言自語的道：我管俊生太糊塗了，我既決計不聞不問她的事情，怎的這時又想起她來，我不想她了，想她作甚，我現在應當想怎樣報答素芳小姐的恩情，這是目前之急，明天我見了她，我必須要跪在她的面前，喚他兩聲救命的恩人……其實這又當了什麼，喚兩聲救命的恩人，就算報了她的恩嗎，這個當然不能算是報恩，然而除此以外，我又能怎樣報答她呢……她救了我這一命，倒不要緊，恐怕我這一生也報答不了她了，我這一生報不了她的恩，我死的時候恐怕也不能瞑目，俊生一夜在床上翻來復去，思前想後，怎麼也睡不着，剛一朦朧，已是日上三竿，八點時候，俊生翻身起來，洗漱完畢，將掛號信取出來，又拿了款子吩咐茶役鎖門，那茶役笑道，您要是沒有別的事，只爲送信出門，那就不必您出去了，你將信給我，我交給櫃房裡，就替您代辦了，您一出去，回來就沒有一定時候了，那位李小姐不是還約定今天下午兩點來看您嗎？俊生聽了，楞了一楞，心想李昆的事，昨天規定今天到法院去聽信，我若不到，既對不起安月娥，又對不起張處長太太，再說既託朋友代爲打問，約定回話，今天

自己不去，豈不是拿朋友開起玩笑來了嗎，再有事還怎麼託朋友，俊生這樣一想，才向茶役說道，我還有點別的事情，辦完回來，大概頂上點就可以回來，茶役道，您自己斟酌着早些回來，免得李小姐來了，再遇不上，俊生聽了，心說你倒比我還要着緊，我何嘗不愿意馬上見了面呢，這是俊生當時心裡的話，並沒有說出口來，便出了北辰旅舍，乘車到了郵局，將款滙去，取了收據，便乘車奔法院而來，到了法院，尋得那位司法警一問，這法警說，不錯有那一案，是誘姦拐賣案子，俊生忙問道，有相當證據嗎？法警道，這案子證據不證據是不好辦了，你和李昆是怎麼關係吧？俊生道，也是朋友關係，法警將嘴挨到俊生的耳朵上低聲說道，這案子是一個姓安運動的工部局，隨便捏詞一報，李昆有白面癮，癮頭很重，姓安的和他們爭着一個女人，才捏詞誘姦。運動工部局特務一抓，其實是只要能押幾日，便算達道目的，姓安的，准知道李昆一時也離不開白面，在工部局拘留了兩天，已將李昆給收拾的不輕，到了法院這邊，雖然沒有非刑拷打了，但是仍沒有白面給他抽，竟於前夜裏死去了，俊生一聽，大吃一驚，忙道，怎麼李昆監斃了嗎？法警道，正是監斃了，昨天就給他家送去抬埋票了，聽說他家裏現在沒有主事人，竟沒人收那票子，俊生聽了法警這個報告，當時便出了法院，上了車，自己一想，金屏家離此不遠了，順便先到那裏看看，主意已定，便告訴車夫，不多一時，已經來到門前，俊生打開門，走了進來，李太太迎面招呼道，兄弟妳可來了，我正要去找你

呢，俊生忙道，嫂嫂有事嗎？李太太道，你快到西配房去瞧瞧安女士吧，自昨天夜裏就哭泣起來，以至到現在，還在抹淚，剛才我給你去了兩次電話了，請你快來，旅舍裏回說你出去了，你這時來到正好，說着她在前，俊生在後，進了西配房，一進外間屋就聽着裏屋裏，果有悲泣的聲音，李太太扭回頭手指內屋向俊生努努嘴，她那意思是着俊生聽聽，俊生向前一掀軟簾，走進去，就見月娥青蛙也似的爬在床上，悶着頭子正在哭泣，俊生走近床前叫道，安女士，月娥一翻身坐了起來，失聲說道，管先生你還肯來吶，我以爲你不肯見我了呢，說着又落下了兩行熱淚，俊生看了，也真有些不忍，本來我們替她想想她現在的境遇，也真是教人傷悲不盡，一個孤苦的少女，無家可歸，無人可依，誰是她的知心的人，誰是她的安慰者，假使我們也像她這樣的不幸，恐怕也難免日日悲泣，時時傷心吧？這時的安月娥，她認爲俊生是她目下唯一的安慰者，是她現在唯一的知心人，這時見俊生來了，真就止住了哭，俊生拿自己的手帕，向前替她擦了擦淚，李太太在軟窗外邊看了，不覺笑將出來，竟笑着跑入上房走了，當時弄的俊生難堪的幾乎出不了西配房了，呆了好一時，俊生欲待將李公子現在監斃的消息告訴她吧，又怕她再哭起來，所以當時也沒有告訴她，只安她不要往煩惱的地方想，只往快樂的事上想，現在我有許多的事，大約在三二日內便可辦理清結，等我將目下一切的瑣事辦理清結之後，我再和妳慢慢商議，總之，一切妳都可以抱樂觀，不必悲傷，現在我還有緊

要的事在身，不能再和你談話了，我要走了，俊生語罷，便轉身，那安月娥跳下床來，一手將俊生拉住，口中說道，「你什末時候來看我？」……「你今天夜裏一定要來和我作伴，我自己睡在這屋裏，實是害怕，我昨天夜裏似睡非睡的看見一個僵屍，橫在屋地上，起初說我並不認識，後來竟說是李昆，幾乎莫把我吓死，就是今天早晨天已大亮，我在這床上睡着，總聽着有皮鞋聲在外間屋地上走來走去，我看了幾次，屋門划着，那裡會進來人呢，可是我進裡屋來，那脚步声便又響起來，我心裏總疑惑着是李公子，俊生聽了暗暗點頭，口中解釋道，這都是你腦筋錯亂，思慮過多的過處，那裏有這些事，其實俊生口裏這樣說着，心裏不免稱奇，又安慰了他幾句，便出了西配房，來到北上房，李太太滿面含笑望着俊生說道：「兄弟你和安女士從前就認識吧？」……「據嫂嫂看不像剛認識一夜的朋友」，她說罷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釘住俊生，俊生這時真是不知怎樣分解，只有苦在肚裏，遲了一時才說道，嫂嫂你別玩笑我了，我這時心裏不知怎樣難受，恨不想跳河去死了，她聽了俊生這話，不覺一驚，說道：兄弟你這話怎講，怎的說出這樣話來，俊生長嘆一聲道，嫂嫂我這時有口難辯，就是跳到黃河裏去，也洗刷不清了，我只恨我少年意志薄弱，一時血氣衝動，竟做下這樣，荒唐事，……李太太不等俊生說完，便笑道，兄弟沒有什麼關係，現在社交公開，在她患難中和她變成朋友，這才能長仍呢，再說一個男子，身邊多添一個如花似玉的女人，根本沒有什麼不高興的，

兄弟你很用不着懊喪，閱者，您道，李太太這樣一個聰慧人，怎的竟說出這樣話來，她若果然是這樣的思想，豈不是冤枉了俊生對月娥的一片熱誠，這裏邊有個原因，就皆因安月娥那一副花容月貌，實在惹人生動，只要是有一些情感的人，看見了她，心裏便不能不動，李太太初次看見她的時候，心裏還起過可惜自己不是男子之感，本書主人管俊生，乃是一個富於情感的青年，著者不能替他隱諱。閱者也深深知道的。他若不富有情感，他也不至於有這些艷遇，你想她既有傾盡自己的私著來救月娥，可想他對於月娥是如何的關心了，雖說是激於義憤，究竟也是由情有起，他和月娥的居心，並沒有越過常規，但是他他和月娥互相擁抱，相對悲泣，已爲李太太所見，這是上可掩。實事了，昨天夜裏俊生將月娥送來走後，月娥對李太太說了不少的內心話，李太太對月娥的心事，可以說完全明白，這時俊生進了西配房之後，李太太她又看見俊生就拿手帕給月娥擦淚，可想俊生對於月娥是怎樣的愛惜了，李太太是如何的聰慧，要不知雙方內心的心事，她絕不肯那樣向俊生說話，這話交待明白，且說俊生心裏掛念李昆的事，這時不能和李太太作長時間的談話，當時告辭道：嫂嫂我這時還有要緊的事，不能和你說話了，我現在馬上就去了，說着轉身出了上房，李太太却趕了出來，拉住俊生問道，你有什麼要緊的事，值得這樣忙？俊生道，這時我須到李……：……俊生說道這裏，心想我這時不要發表出來，如果發表出來，着西配房的那位聽見了，豈不又要多耽誤時間，俊生想

罷，向李太太道，嫂嫂這事實要在要緊，等我回來時再告訴妳，李太太見俊生言語誠摯，不便再攔，便道，你頂十二點可來家裏吃飯來，我們大家都等着你，俊生半應着出了門上了車，便奔李昆家來工夫不見甚大，已到門口，俊生將門打開，僕人一看是昨天那位管先生，忙問管先生有事嗎？俊生道，你們老太太由青島回來了沒有？你們少爺有了什麼信息沒有？僕人長嘆一口氣道，唉！別提了，我們少爺竟死在看守所裡了，俊生道：這話當真？你們怎的知道？僕人道，昨天法院裡送來抬埋票子那還有假的嗎，我們昨天已經派人到看守所去了，是因爲短白面抽給癮死了，俊生一聽，方知法警的話是確實的，當時說道，那末你們將你們少爺抬埋了嗎？僕人道，別說抬埋，連裝殮還沒有呢，俊生皺眉道，是什麼原因？僕人道，老太太上青島去了，沒在這裡，少爺不是好死的，這裏公館沒有主事人，誰敢主張裝殮，別說抬埋了，後生一聽，暗道淨是些糊塗人，人已死兩日，業經檢驗明白了發給抽埋執照了，你們還不裝殮掩埋，等着什麼，這熱的天氣還等着臭腐嗎，當時記道：現在天氣太熱，你們今天可以買了棺槨先裝殮起來，一方面趕快往青島去電報，請老太太趕快回來，再作道理，你們這時不裝殮你們少爺，是等着教臭腐嗎，再說你們少爺的屍首，已經檢驗添單存卷了。有什末事也須照卷辦理了，老太太回來不回來，你們現在就派人去買棺材去，速將壽衣買妥，下午我和你們到看守所去裝殮，免得屍體腐壞，俊生說到這裏，又向僕人道這時裏邊道有人嗎，僕人道，那裏

還有一個人，老太太不在家誰肯在公館悶着，等一時馮先生回來了，我告訴馮先生就是了，先生到裏邊客廳裡喝一杯水吧。俊生見這裏沒有頭緒，自己和李昆不是親屬，到看守所也領不出屍來，當時無奈，又聽門房的鐘，鐺七……：……打過了十一點，心想不若我回北辰去，吃午飯，飯後我就等着李素芳小姐，免得再誤了，當時想罷，便辭了僕人，乘車一直回到北辰旅舍來，茶役開了房門，俊生擦了擦臉，告訴茶役送一份飯來，茶役唯唯，不多一時，菜飯一齊送來，俊生隨便吃了一些，洗漱完畢，壁上鐘已打過十二點，俊生便坐在沙發上，舉起一本處世準繩去看，眼裏雖然看書上的字，口裏雖然念書上的字句，但是心裏却在盼望着李素芳小姐的來臨，自十二點等起，好容易挨過一點，又挨了一點，到了兩點，已是她約定來到的時候了，俊生便出了房門，到北辰門口來等候，忽見一部汽車，由東馳來，俊生當時心裏剛一高興，及至到了目前，却風馳電掣的一閃過去了，並未停止，滿腔希望，化爲冰消，只好再等下去，但見一部一部的簇新汽車，來往不斷的飛馳，只是不見有到北辰停住的，俊生在門口足足等了兩個鐘頭。却也不見李素芳小姐的影子，便無精打彩的走回房來，關住房門，身上頗覺疲乏，便倒在床上稍微休息一下，不想竟糊迷着了，俊生正在夢中，却覺着有人推身子，同時又聽見一個女子聲音喚叫醒醒的聲音，俊生一驚坐起，還以爲是素芳小姐來到，及至睜目一看，却是李太太來到，一邊揉眼，一邊下了床說道，嫂嫂妳這時來了。我以爲是李……：……

，我想她的情形，來這裏住，實不方便，您在這裏住着，也不是長久之計，我也正打算着您搬到咱家裏去住，還沒有顧着說呢。她們催起我來了，簡直我們也不用說許多話了，有話到了咱家再說去，先將這裏房飯賬算清了，李太太她說着就將夥計找了來。吩咐給管先生算賬，茶役唯唯而去，俊生着急道：嫂嫂妳不知道，我在這裏還有許多事，再說月娥剛到那裡去住，我這時也就跑了去，形跡上太不好看，恐被外人議論，于我的人格與名譽有莫大關係，況且我這裏的確還等人，怎的能去，她道您稱誰？是不是等李淑貞？要是等她，這個好辦，將咱家的住址，留在這裏，等她來了，給了她不就找去了嗎，俊生忙道，李淑貞找我作什末，我在這裏等她作甚，我並不是等她，是李素芳小姐昨天夜九點鐘，又來了一遭，那時我們大概正在家裏吃飯，她留下話今天下午兩點來，我等到這時候，還沒有來呢，她說話向來有信用，今天一定是有特別的事，我想他這時將事辦完了，這時就許來的，李太太她聽了俊生這話，笑道，兄弟呀。不要緊的，咱的家庭雖然污穢不堪，但是聽說李小姐雖然闊綽，並沒有卑視的惡習，您將咱的住址留在這裏，就是李素芳小姐來了，也可以按照住址去找您去，這又算了什麼，兄弟您不知道，我在家裏受着多大的情託呢，您要不去，簡直今天這個晚上我就沒有法子過，說話時，茶役已將賬單拿了進來，俊生一看這種情形，心想到刑裏去住，倒也不錯，我在這旅館久住，也非善策，只是我到那裏？防她一些就是，李太太當時幫着俊生將行李打理妥當

了，雇了兩輛車便奔金屏家來，到了門口一下車，俊生却想起剛才來的時候，只顧着瞎忙胡，却忘了留住址，當時便想回去，李太太說道，未免腦筋太死了，你給李小姐，去封信不就完了嗎，俊生一聽也對，這時僕人已將門開放，將行李搬了進來，付了車錢，月娥一見俊生搬了行李來了，當時喜之不盡，向前來便將俊生的行李往她房裡提，俊生忙攔道，安士女妳放下吧，我不在西配房睡，月娥聽了，置若罔聞，提着行李進了她的住房，畢竟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風騷姑娘夜半糾纏難拒絕 熱心女士弗辭辛苦約佳人

這回書緊接上回，上回講到李太太由北辰旅舍將俊生約到家來，月娥一見俊生搬了來，當時自覺遂愿，由房裏跑出來，便替俊生携行李，李太太見她纖纖弱軀，那裏有力量携行李，笑着說道，安女士妳放下吧，着媽媽弄吧，說着扭頭吩咐李媽道，李媽妳將管先生的行李，搬到客廳裏，隨後打一盆臉水來，李媽唯唯稱是，李太太便和俊生月娥進了北上房，俊生一看不見金屏在屋，便說道，我哥哥呢，李太太望了月娥一眼，向俊生笑道，你哥哥嗎，你哥哥今天有應酬，說着話三人落坐，李媽打了臉水來，俊生和李太太各擦了擦面，這是已是六點多鐘，李太太向李媽道，飯如妥了，隨時就開，李媽道，晚飯早已預備好了，只等着太太吩咐開飯了，李太太笑向俊生和月娥道，今天我特備了一桌便菜，給二位洗塵，說着吩咐李媽開飯，這裡李太太便往首坐上讓月娥，月娥這裏肯

坐，禁不住李太太死推活拉的將她按在首坐。當時酒菜俱來，李太太提起酒壺先給月娥斟上，繼爲俊生斟滿，俊生素日是並不善飲，便道嫂嫂我不吃酒，妳斟妳自己的吧，李太太，當時將俊目一瞧似笑不笑的說道，什麼呀你不吃酒，今天是什麼日子，妳看安小姐還不客氣呢，你倒推却起來，就聽月娥嬌滴滴的說道，我向來不會客氣呢，想不到管先生和聽濼這樣客氣呢，俊生聰了，不免睜眼來望月娥，燈光之下，看的真切，但見她眉橫晚翠，臉似朝霞，秋波頻轉，傳出無限深情，心裏暗道，這樣一朵花也似的女人，想不到竟已自璧舍玷，成爲終世之恨，想罷頻搖其首，月娥忽見俊生望着自己搖頭，還以爲是俊生不贊成她吃配呢，便道，管先生你搖首，是不贊成我吃配嗎，俊生忙笑道，不然不然，我想着別的事呢，李太太道，兄弟你這倒好，這時吃着飯你的心不知又跑到那裏去了？快端起杯子，我們都乾了，俊生因爲自己不慣吃酒，吃完酒便要頭昏，所以却是百般推却，禁不住李太太死勸活灌，俊生無奈，只得陪着她們吃了幾杯，不覺竟酩酊大醉，當時也沒得吃飯幾乎栽下席來，李太太，和月娥忙向前將俊生架住，扶入東房客廳裏，原來李太太已經吩咐李媽，將客廳裡床舖收拾妥當，以備俊生夜間安寢，當時月娥和李太太，將俊生架到床上，俊生便沉沉睡去，李太太和月娥回到北上房，各自吃了一些，嗽過口擦過面，忽聽門外有汽車停住聲音，隨着就聽有人敲門，不多二時，李媽進來說道，太太張公館派汽車來接妳去打牌，大爺還在那裏請悠快去呢，李太太道，他

己房來，將電燈燃着，對着鏡子在面上輕輕的撲了一層粉，又將眉細細往長處描處眼角點了朱唇，一副天然美的容貌，再配以人工修飾，更覺豔美無比，面皮比淩淩的好似芙蓉出水，又似海棠展瓣，月娥她站在穿衣鏡前，細看鏡裏玉人，婷婷玉立，她心裏自言自語的道，我這時到那屋裏，將他喚醒，坐在他的對面，讓他看着我的喜歡相貌，和帶着眼淚的面目又不同呢，她當時想罷，便出了西房，一直進了東房，她輕輕的將門體上，慢慢運步來至床前，她見俊生臉兒朝外睡在床上，雖睡猶笑，這時月娥她肚裏坐有酒底，一看俊生那個形像，不覺轟動春心，她重新將門關了關，划上鐵棍，轉身抬頭一看，見窗帘尙未掛上，她輕手輕腳的來至窗前，將窗帘掛上，她轉身和瘋了似的，便奔俊生撲來，當時俊生驚醒，微睜二目，但見方前並枕臥着一個女子，杏眼桃腮，妖媚備至，當時大吃一驚，俊生這一驚非同小可，却將酒驚醒，一挺身坐了起來，扭頭向月娥很着急的說道，妳妳……：妳……：什麼時候臥在這裏！快快起來。這是什麼事情，若被嫂嫂一腳踏進來，這成個什麼樣子，俊生一邊說着，一邊忙穿了鞋下床來，急的滿頭是汗，月娥這時慾火燃熾，騷鬢難耐，還顧得什麼廉恥，還顧得什麼禮義，見俊生坐在床沿穿鞋子，伸起她兩條玉臂，猛的將俊生的脖項摟住，俊生正在穿鞋，不堤防被她摟住脖項，當時嚇了一大跳，扭頭望着月娥狠狠的說道，妳是怎麼一回事，妳快些撒開我，妳若再不撒開，我要喊了，俊生說這話時，本是怒髮沖冠，氣不謁謁，無奈俊生他

生就的一副喜像，這時雖然是怒髮冲冠，但是面上仍是笑容可掬，他的言語並不爲月娥所懼，月娥仍是攬着不放，月娥這時的臉面和俊生的臉面距離相隔不過五寸來遠，她細看俊生的白嫩面皮，她細瞧俊生的清秀眉目，她越看越愛，越愛越不肯放，她看到最興奮的時候，猛的向俊生口上接了一吻，俊生竭力推諉，好容易推諉得脫，却將月娥一掌推倒在床上，這時的管俊生可是真動怒了，可是真生氣了，他站在地板上，望着床上的月娥喘大氣，口中喘吁的說道，安月娥我對你是如何的尊重，我對你是如何的愛惜，我的心裏是如何的維護你，你却和我這樣，你却這樣對起我來，你這種行爲，若西外人知曉，我管俊生還能生存於世間嗎，你要曉得男女授受不親，你要懂得男女相處，時時要避嫌疑，禍莫大於色，色能毀壞青年的前途，色能斷送青年人的性命，我對你是完全善意，是誠摯的，你不該拿這樣行爲對我，你不該拿這種破壞青年前途的行爲對我，你自己想想，你捫心自問問，我管俊生對你是什末意思，你對我是怎樣的一個心腸，我看你不痴，我看你不愚，我認爲你很聰明，我認爲你很穎慧，我想你不至於不明瞭我對你的意思吧？我和你一見面，並不是和你有緣，並不是羨慕你的姿色，你大概還不明白，我替你贖身唯一的動機，乃是爲了坑害你的安國勳，乃是姦罷貨賣你的狼子，你要曉得，他是我聞名的人，我希望他做的一切罪惡事，我只要知道了，我一定盡我所有的力量消滅這種罪惡，你是被他糟害的一人，所以我要和你表同情，我要不避一切嫌疑來拯救

妳，妳不要誤會了，妳要曉得我的意思像妳這種行為對我，妳自己想想是我的意思嗎？他將妳玩弄姦宿完了，將妳賣了，我這時花錢將妳買來，也來個姦宿玩弄，是不是和他一樣的罪孽，妳這種行為，簡直是爲人不齒的……俊生說到這裡，見月娥滾在床上，已是揮眼抹淚，泣不成聲了，畢竟俊生是個軟心腸的人，話還沒有說完，見月娥這樣可憐形像，却又想她這時是個無依無靠的可憐女子，是個無家可歸的可憐少女，是個失了母親的小鳥，我這時正應當維護她，正應當安慰她，怎的倒這樣的諷刺她起來，我是瘋了嗎，我是狂了嗎，我若不瘋不狂，竟給她這樣的冷言，她聽了要受多大的打擊，俊生，你的酒還沒有醒，怎的就和人說起話來，這是俊生心裏的話，他當時思索至此，急忙走至床前，伸出一隻手，輕輕的扶在月娥的心窩上，但覺她的心窩，卜通卜通的跑動着，看她的樣兒，是多麼教人可憐呀，就是鐵石人看了這時的形像，也要落淚呢，俊生當時不覺鼻兒發酸，淚珠含滿了眼眶，口裏輕輕的叫道：安女士……安小姐……

……好姐姐，可憐的姐姐，是我的不是了，是我酒後無德，是我剛才還沒有睡醒，說的這些話，都是些廢話，姐姐妳千萬不要過意，你要原諒我，月娥適才被俊生一片正義言詞，說的五中感動，不覺悲從中來，心如刀刺，自想我這時把管先生得罪了，自此而後，我還依賴誰呢，因此越想越難過，直至泣不成聲，痛不欲存，正在這時候，却覺着一隻手，軟棉棉的放在自己的心窩上，繼續叫道：安女士，……安小姐，……

送過去，好好的去休息，妳的苦處，和妳的希望，我滿都明白，在最近期內我一定想辦法解決，俊生說着，將她架了起來，便往門口走，月娥道，你這話當真？不是暫騙我一時吧？俊生道，常言道，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我既是因為種種原因替妳贖身，我便有安插你的計算，說着已將門開放，推着月娥出了東房，便奔西配房，俊生到她房裏，又安慰了她幾句，便讓她划上門安息，自己便回客廳來，關上了房門，自己一想，也覺着好笑，我剛才向她說，在最近期內我自自辦法，究竟我有什麼辦法，又對他說我既爲妳贖身我便有安插妳的計算，究竟是什麼計算？怎樣個計算？俊生俊生，你告訴我姓管的，他在屋地上來回走着，這樣的自己問着自己，腦子裏忽當一動，想起了一件要緊的事，我何不這時趁清靜給她寫一封信呢，他想罷，便將電燈拉在桌子上邊，取出了信紙信封，握起自來水筆先寫了「素芳」二字，却犯起思索來，我還寫「素芳女士」嗎？在從前我給她寫信，却是稱呼女士，這次她在青島救了我的性命難道我還稱她女士嗎？若仍稱她女士，是多麼不懇切呀，俊生持筆凝目思索了多時，才在素芳二字下邊，寫了「小姐」二字，因爲素芳和小姐四字寫得大小不勻，墨知輕重不一，便另換了一張信紙舞筆寫道，

素芳小姐

我適才寫這信，爲妳的稱呼，已經犯了多時難了，這時應寫正文了，却是滿腹

言語，又不知從何處寫起！

這次在青島，我闖的殺身大禍，料已性命難保，不想

小姐妳竟由天而降，鼎力維持，救下性命，又蒙送食牢獄，玉函安慰，此恩此德，此生難報，在青蒙張處長恩釋後，即寄居於處長公館，蒙張太太殷殷招待，益使我感激難言，遵諭在青恭候十日，未見

小姐歸去，即向張處長與張太太告辭回津，臨別又蒙賜以川資，雲情厚意，真使我常刻心中，沒齒難忘，日前至濟，得悉敝友王征亭與施好義先生，已送法院，而無性命之虞矣，凡此皆

小姐之德與力也，前夜至津，下榻北辰旅舍，曾以電話詢問妳已否回津，是否在府，詎料竟未得到確實回復，悵惘何如，是夜甫臥床榻，忽聞隔壁室內少女呼救之聲，慘不忍聞，一時之義憤所激，竟闖入彼室，問明原委，乃係一逆倫重案，呼救之少女，名安月娥，因其稍具姿色，竟爲其族侄，名安國勳者所垂涎，終爲其強姦，月娥老母，因氣憤而致死焉，月娥卽爲其霸佔！姦宿已罷，茲竟貨賣於鴉兒，因月娥推諉而不肯作賣笑生涯，日事哭鬧，是夜鴉兒乃將月娥兜至旅舍，施以毒打，適爲我聞，因一時之義憤所激，竟允爲代其贖身，鴉兒先索洋六百元，繼而又索洋七百元的我只有四百元之存款，又有借來洋一百元（係往濟南地方

法院給敵友王征濤滙寄者）共洋五百元，一併付與鴿兒，尙差洋二百元。是以日昨自早晨七時出門，至下午五時方回旅舍，奔波終日，竟未借得一文，我心裏正在着急萬分，想不到小姐於我奔波借款之時，竟已將款送至旅舍，歸時得悉此息，喜極欲狂，而又恨我歸之太遲，累妳煩等終日，我竟未得見

小姐之面，是時曷勝悵惘，料詎夜間我到朋友李金屏家去送月娥，而小姐妳竟又至旅舍，及我歸來，妳已去矣，真是懊喪欲哭，幸蒙留言今日午後二時再爲光臨。詎料今日恭候一過午，却未見妳來，茲蒙我嫂嫂約來伊家暫居，已將行囊搬來，此處一切，倒稱方便，我本應遣府拜謁，奈司令門前站有虎狼衛士，小姐堂上現有二老雙親，種種困難，實未便冒昧前去。此節想妳定能體諒也，如有閒假，希妳移玉前來，以便面叩一切，專此敬請

旅安

管俊生謹上 月 日

俊生寫罷，看了一遍，又寫了一個信封，將四張信箋疊好，裝入封內，封了口，貼了二分郵票，抬頭望壁上鐘時，已是十點三刻了，郵局業已閉門，只好待諸明天了，俊生又仔細一想，明天上午將這信發出去，如果往快處想，當天她便可收見，如果慢一點，就須後天收見了，她見了我這信，如果沒有特別重要的事，她或者馬上就來……俊生正想到這裏，忽聽……叭叭……拍門聲，這時李媽睡熟了，俊生便出來一問，原來是金屏夫

婦回來，將門開放，二人進來，仍將門上好，三人便進了客廳，李太太她一眼看見桌上一封鼓彭彭的信，搶向前拿在手裏，先看了看信皮，笑向俊生道，哈哈，這回可看見真憑實據了，我和你哥哥，早就耳聞着你除了和李律師的大小姐不錯外，還有一位女朋友，最爲密切，我問過你幾次，你都朦朧過我去了，今天下午李小姐給你送去的款，我問你時，你就支支吾吾，不說這位李小姐和你是什麼關係，這時你可再強嘴，甘脆你將她邀來，讓我們看看便罷，如果不然，兄弟呀！我告訴你吧，……這位李素芳女士我真是久聞大名了，處處聽朋友們傳說，她和你很要好，只是我和你嫂子問過你多次，你始終沒有承認過，拿來給我看看，看看他裡邊寫的什麼？金屏說着由他太太手裏拿那信，他太太道：瞧你這人心急呢，我還沒有看哩，你就看，她說着竟去抽信紙，不想已經封住口了，信紙抽不出來，她笑向俊生道，裏邊有重要的秘密嗎？如果有我們便不拆了，金屏在旁笑道，你不拆，拿來讓我拆，我看了還有莫大的用處呢，況且這封信鼓彭彭的，頂少有豎張，瞧瞧我們兄弟錦心繡口，都吐些什麼妙詞，李太太瞧他一眼道，瞧你這人多麼不懂得道理，你幼時莫念六冊修身嗎，「發人秘密，尤所宜戒」，你搶着看人家的信，這不時發人之秘密嗎，況且我們兄弟，又懂得法律，又會寫狀子，你不取得兄弟的同意，將信拆開，咱們兄弟再去告你一個偷看情書罪，看你還搶不搶，俊生這時被他夫婦倆鬧的面紅耳赤，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又道，兄弟呀，怎麼樣？教拆不教拆，拆開我

還有一句要緊的話替你添上，俊生不由問道，嫂嫂替我添一句怎麼？她笑道，你准我們拆開時，我再告訴你，俊生道，這信裏怎麼也沒，哥哥和嫂嫂既是喜歡拆開看看，你們就拆開看看，在我覺着都是些平常的話，但不知嫂嫂替我添上一句怎麼呢，李太太笑道，兄弟既時讓拆開了，這就能辦了，等我拆開看一遍，再給你添上，她說着竟到桌子上拿起小剪子將信封剪開，伸他兩指玉指，將信紙抽了出來，他還沒有看開頭一句哩，就點着頭說道不用看信的言詞，只看這小字兒，就把人愛死，給你先看看這小字，恐怕打死你也寫不來吧？李太太說着將一篇信紙給金屏，李金屏接過來就燈下一看，不覺先喊了一聲好嗎，繼而說道，不用說讓我寫，讓我看就有點眼花，這點的小字兒，你就怎麼寫來着？這個字行你莫不是掛着線寫的嗎？竟如此之直，這一個字一個字的距離，你莫不是拿尺比着擺的嗎，竟這樣均勻，……李太太忽然笑道，一個稱呼，值得犯什麼難，或是女士，或是小姐，或是姊姊，或是妹妹，都無不可，爲這稱呼難的什麼，俊生聽了，不能和她分辯，只自家心裏盤算着，在從前寫信都是稱她女士，這時若稱她女士，的確覺着有些不恰當，要是稱姊姊，或是妹妹，這個根本我就不大贊成，這是俊生當時心裏的話，並未出口，李太太她繼續往下看那信，看到第三張時，她忽笑道，好一個「司令門前站有虎狼衛士，小姐堂上現有二老雙親」，言簡意深，妙句妙聯，金屏聽了，他也顧不得看他手裏第一張了，便要看這第三張，李太太道：瞧你這人，你看你的，我看我的，

等我看完你接着看不是一樣嗎，金屏笑道，是是。那末請妳快看，李太太道：你看完第一張還有第二張，等不到你看完第一張我便看完了，她說着將信看罷笑向俊生道，謝謝弟弟的美意，我們這卑巷陋室將要增輝了，俊生道：嫂嫂妳不是要添上一句話嗎，但不知添什麼，請嫂嫂……李太太不等俊生說完，便笑道，這信上已經有了，不用我添了，俊生道：是那一句？李太太道：沒有別的，我是久聞李小姐大名了，恨無機一觀豐采，引爲恨事，我添的便是請李小姐玉駕光臨茅舍，藉觀秀色，而飽眼福，他說罷這話，不覺嗤的一聲掩口笑起來，繼而說道：這虧是嫂嫂這樣說，若是換轉別人這樣說話，兄弟豈不要……俊生聽到這裏，也不覺笑了，當時金屏將信一連看了三四遍，差不多要將信詞背誦過來了，他還要審，李太太道：瞧你這人，不是我好說話，人家的一封信你看一遍不就完了嗎，看了一遍又一遍，看起來竟沒了頭了，是什麼道理，拿來給我疊起來，兄弟你另寫一個信封吧，這個信封是不能用了，俊生含笑，道，這個容易，嫂嫂不用管了，當時三人又談了多時間話，天已十二點過了，他們夫婦才出了俊生的住室，又走到西窗下，側耳一聽，却聽月娥說道：「管先生管先生妳可不許騙我，我再耐等三天……」言罷就聽着香氣息息，寂然無語了，才知他是在夢中夢語，當時金屏夫婦輕足輕脚的離開窗下，進了上房，李太太低聲向金屏道，你剛才聽她說什麼？金屏笑說，她是在說夢話，李太太道：我知道她是說夢話哩，你聽他說什麼「管先生

管生先慙可不許騙我，我再耐等三天……，「她這兩句話是在說什麼？是什麼意思？金屏望着她笑道，到裡屋床上我告訴妳，李太太吐了金屏一口，似怒而笑的進了裡屋，至於她們倆到裡屋又作了一篇什麼好文章，李金屏不肯將他們倆這篇好文章公開發表，丙周寫到這裏也只有望筆興嘆了，戲言剪斷，謔語拋開，快講正文，且說翌日清晨起來，俊生洗嗽完畢，已是八點過了，心裏掛念着李昆的事，也沒吃點心，便穿齊衣服，將給素芳的信帶在身上，也沒向金屏夫婦說明去向，便出了家門，先將信送到郵局，從郵局出來，雇了一輛車，便奔李公館而來，一路無話，已至公館門前，俊生下了車，將鐵門叫開，那僕人一看是俊生來到，當時笑容滿臉，（是何緣故？）原來李太太和張處長太太昨晚搭津浦車回來了，張太太便問這幾日可有一位管先生來這裏沒有？當時這門房的僕人便回說有一位管先生來了兩遭，張太太又問俊生住在那裡？這僕人便睜目不能答了，他說管先生沒有留下住址，張太太又問他，你就沒有問問嗎？他支吾了多時，竟答以我問了，管先生沒有告訴我，張太太是如何的聰明，一看他這種情形，便知是他沒有問，所謂管先生沒有告訴他乃是謊話無疑，想俊生既是來到這裏，他們問住址，還不能不告訴他們嗎，這一定是您沒有問，當時張太太將這僕人說了一回，張太太這夜住在李公館，心裏惱恨這僕人，竟沒有問明俊生的住址，今天早晨起來，張太太便又將這僕人叫進去，仍是追問俊生的住址，這僕人又被張太太給訓了一回，事被老太太知道，老

太太又將這僕人給罵了一頓，臨了還是着他去給訪問管俊生的下落，如果在兩天以內訪問不着，便令他補上長支，革除滾去，這僕人這時正在門房裏爲難，心想也是自己的錯人家來了兩遭，自己就沒有讓人家喝一杯茶，就沒有問問住在那裏，這時老太太吩咐，着我兩天以內，訪着住址，我這到那裏去訪呀，天津這大的地方！這僕人正在爲難，却聽着有人叫門，急忙跑出來一看，正是俊生來到，他這一喜，非同小可，當時將俊生領入內房客廳，向俊生陪笑道，管先生您今天來了，如果不來，我一家都得餓死，俊生聽了，倒吃一驚，忙問這話怎講？僕人便將老太太的話說了一遍，俊生忙道，原來張太太來了，您不用說這些了，快去請張太太，我和張太太說話，僕人聽了俊生這樣說話，看着俊生這種情形，當時也沒顧的再說什麼，便轉身去了，不多一時，就聽遠遠的有人叫道，俊生，俊生，您在那裏，您這是從那裏來呀，俊生一聽聲音，正是張處長太太，便出了客廳，迎了出來，就見張太太滿面喜色的走了過來，俊生忙向前說道，張太太妳甚麼時候來到的？處長可好？張太太一邊答話，一邊拉了俊生的手說道，走走，我們到裏邊說話去，俊生便隨了張太太向裏走去，這李公館好一座房舍，過了幾進，到了一個小院落，院裏搭了一架蒲萄，蔭翳蔽日，好生幽雅，當院有個小荷花池子，這時荷葉大如磁盤，池子後邊放了兩株桂花，這時尙在六月天氣，桂花尙未開放，一串六盆晚玉香，正在開的茂盛，一種富貴之像，令人看了，神爲之往，當時跟着張太太來到北上房門口

，早有女僕打起籬籠，俊生和張太太走進去，張太太命俊生坐下，女僕送上茶來，俊生和張太太這時異地相逢，格外親切，互問了近況，張太太使問俊生見了素芳未曾，俊生便將一切情形據實告訴了張太太，然後談到李昆的事，張太太很是不平，聲言這事不能和姓安的善罷干休，現在慫來了，今天正好幫着我們一回到法院看守所去，一方面領屍裝殮，一方面着老太太去喚冤，俊生道，論說這事，不能和姓安的善罷干休，……：……：俊生剛說到這裡，女僕高挑籬籠就見兩個女僕架着一位老太太，向裡進來，張太太和俊生忙站起身形，張太太向俊生說道，這是李老太太，是我前姨母，是李昆的母親，俊生忙躬下身去，張太太又指俊生向老太太道，這就是我說的前舅爺俊生，少年有為，志向堅決，沒有一點嗜好，老太太張着眼淚將俊生打量一番，竟失聲大哭起來，張太太忙向前用言安慰，原來她老人家這時一看俊生，和自己前兒子年歲相仿，身材也差不多，穿的一身西服，和兒子的二身一般不二。她老人家不免見人思情，又引起了傷心，幸經張太太百般安慰，方止住了淚痕，繼而說道，想不到我的嬌兒，竟被這姓安的狼子野心給要了性命，我今天到法院一定要喚冤，法官如果准了我的狀便罷，如果不准我的狀，我便撞死在堂上，張太太道，姨母你老人家先不要着急呢，事已至此，我們應想妥善的善後辦法，就是替我兄弟報仇雪恥，也須依照正當手續去伸冤告狀，你動不動撞死在堂上，又當了什麼，我適才正和俊生計議這事，你老人家進來，將話給打斷了，俊

生這不是老太太來了，你看這事怎麼辦好，當面說說，大家聽聽，姨母妳老人家也聽一聽。俊生道：依我的意思，事已至此，就是鳴冤告狀，也是無益。況且此案，少爺之死，係因斷絕白面吸食而癮死的，業已存卷在案，在法院根本就不負責任，若訴安國勳以誣告罪，這事恐怕也難或立，我昨天在法院裡探聽明白，少爺是被誘誘姦民女而被逮捕的，這事雖說是安國勳有意陷害，然而在少爺本身，也不無嫌疑。這事想老太太也有個耳聞，李老太太道：嘆！管先生你真是明白人啊，那姓安的有個姑母，名子叫……月娥，長的和妖精似的，先和她的侄子安國勳通姦，後來也不知怎的，竟將我的子勾引上了，我爲這事，不知罵了昆兒多少次，也曾給那害人的妖精鬧過幾次沒臉，無奈他們終是不聽，竟鬧至這殺身之禍，我不但和安國勳那狼子野心沒完沒結，就是這小妖精我也不能輕輕饒過她，我已經吩咐他們開汽車去了，開出了汽車，我便到法院和法官去要我兒子的性命，她說到這裏，不覺又老淚滂沱。悲不欲生。張太太又是大動一番唇舌，才將她老人家勸的不到法院去了，偏偏這時僕人進來報告車已開出來了，老太太……：張太太急擺手道，好吧，好吧，老太太不去，我和管先生去，說着又將老太太安慰一番，便向俊生使了一個眼色，出了小院落，一直來到前廳，張太太問僕人，棺槨已否運到看守所？衣衾等物，已否照單預備齊楚，僕人回說都已照單置辦妥了，張太太便派了兩名得力家人，另路速到看守所去，我和管先生這就上車去了，僕人唯唯稱是，便另路

去了，張太太約了俊生出了李公館上了汽車，一直來到看守所，掛了號走了進去，這時已有李公館兩個僕人在此等候，隨後這兩個僕人也到了，話要簡斷，當時俊生和張太太在場看着僕人替李少爺換上了衣服，入棺裝殮了，便雇了扛房，抬到了浙江會館，停柩待殯，暫且不提，且說張太太和俊生見事情辦的己有了個小結果，便坐車回到李公館，己是午後兩點多鐘，吩咐廚下預備了飯來張太太和俊生各吃了一些。飯後張太太向各處去了幾個電話，都沒有打通，有的出門還沒有回來，有的正在睡午覺，下人們不敢驚動，張太太放下耳機，便和俊生談閒話，這時烈日上蒸，熱人欲死，僕人送來了幾瓶汽水，張太太和俊生各飲了幾杯，正要說休息一刻，老太太却又過來了，她老人家要到會館去看靈柩，一定要邀張太太去，張太太便着俊生一同跟着去，俊生這時對於張太太，自然是惟命是從，她說着自己怎麼樣，自己就須怎麼，她說着自己和她一塊去會館看靈柩，亦得點頭稱是，當時又喝兩杯汽水，便和老太太一同出了公館，上了汽車，一直開到浙江會館，到了西跨院停柩的房裏，老太太大放悲聲，豪陶大哭起來，張太太和俊生等在旁不免都掉下幾點眼淚。當日下午有不少的戚友前來致祭，及至金烏西墜玉兔東升的時候，才見一輛汽車，載着老太太張太太俊生和兩個老媽子回到公館門前，下了車，俊生向張太太道，現在已經黑了，我該回去看看去了，張太太道：你回去有什麼事？俊生道：倒也沒有什麼事，不過在這裡也沒有事了，張太太道：既是回去沒有事，你先不用回

去，在這裡吃過晚飯，和我一塊出去買點東西，你在這地方比我還熟悉一些，俊生聽了，只得從命，當時說着話便都進了老太太的上房，女僕打來臉水，各淨了面，吃了兩杯茶，開上晚飯來，因今日午後都擦眼抹淚的鬧了幾個鐘頭，所以都吃不下去，每人稍微吃了一點，便將殘席撤了下去，大家正在嗽口擦面的當兒，却見一個女僕掀簾走了進來，立在張太太面前說道，太太妳的電話，張太太道，從那來的？是李公館嗎？女僕道，是洪公館來的，不是李公館，張太太一聽是洪公館的電話，立時高興起來，便跑到電話機下，拿起耳機一問，原來是洪太太，洪太太道，妳甚麼時候來到的呀？答道，我昨天夜裏來到的，今天過午兩點來鐘，我給妳電話，說妳出去了，洪太太道，是的，很對不起的，張太太妳吃過晚飯了嗎？答道，剛吃過，正在嗽口，妳來了電話，洪太太笑道，這樣很好了，今天夜裏我在春和定了一個相，請張太太賞臉務必要到，張太太問道，都是誰們吶？洪太太道，沒有外人，有我還有一位王太太，別的沒有人了，妳那裏如果有朋友可以多約幾位來，今天夜裏又是梅蘭芳的天女散花，是最好的劇情，是最受人歡迎的一曲戲，張太太這時，本就想着出去玩玩，洪太太這時來電話請她聽戲，正中心思，當時滿心歡喜，我這時正好帶着俊生一塊去聽戲，她想到這裡，却又想起素芳來，隨手拿起耳機，打到司令部後宅去，却回說我們小姐在下午四點多鐘，就出去了，這時還沒有回來，不曉得到那去了，張太太道，等妳們小姐回來，告訴她說有一位張太太從青

俊生，出得門來，果是一輛簇新汽車停在門前，洪公館的女僕，見有人出來，慌忙向前請安迎接，張太太和俊生上了車，女僕隨後也上來，車夫便撥動機輪，只聽鳴的一聲響，飛奔下來，彈指之間，已經來到春和門口，下了車，便奔裏去，上了樓，女僕在前，領導着向洪太太定相而來，俊生這時跟在張太太的身後，心裏却在跳動着，洪太太，洪太太是誰呀？我和人家素不相識，這時人家是請張太太的，我跟來算是幹什麼的，這是多麼不合適呀，不若我找個散座坐下，倒覺方便，俊生想罷，真個就不往前去了，便拐入散座排去了，這裏張太太跟着洪公館的女僕只顧向前看，已經來到相的跟前，洪太太一回頭看見張太太已經來了，滿面笑容的迎了出來，向前握了張太太的手笑問道，張太太怎麼就妳一個人嗎，張太太手指後邊向洪太太笑道，這是管俊生先生，是現在不可多得的一個有志青年，洪太太一聽管俊生三字，忙顧手看去，那裡有俊生的影子，忙問道，張太太俊生先生在那裡？張太太抬頭一看，不見俊生的影子，很驚異的說道，哎，一眼沒看見，將他丟了，說着便往回走來，一眼看見俊生手裏拿着草帽，坐在散座上，張太太緊走兩步向前將俊生拉了一把道，俊生你這是怎麼了？怎麼不言語一聲兒，竟坐在這裏了，快過來我給你介紹介紹，這時洪太太已經趕了過來，一看俊生果然坐在那裏，當時叫道，俊生先生，你這是怎麼了？俊生聽着耳音很熟，扭頭一看，但見一位雍容華貴的女人，年在二十左右，俊生一看，原來認識，忙站起身形說道，這不是崔女

士嗎，秀梅笑道，正是我呀，你怎麼坐在這着，快到相裏去，張太太笑謂秀梅道，原來你們認識呀，這更好了，說着三人便魚貫進了包廂，俊生見相裏還坐着一位年輕女子，服裝也是很摩登的，只是雙眉緊皺，似有隱痛，俊生看這女子，也有些眼熟，可是一時想不起在什麼地方和她見過面，那女子見俊生看她，她也楞楞的看俊生，那意思也有些眼熟，可就是想不起來了，秀梅忙過來笑道，我給二位介紹介紹吧，說着手指那女子向俊生道，這是王太太，後指俊生向那王太太道，這是管俊生先生，那女子聽了，忙站起身形，滿面堆下笑來，嬌滴滴的說道，久聞管先生大名，只是無緣得識，不想今日無意之間，竟得邂逅於此，真是三生有幸呢，語畢表示出十分的熱誠歡迎，俊生當時心裏掛念着想不起在什麼地方見過她的面，却忘了答復她的言語，只呆呆的站在那裏出神，張太太有了，不覺笑道，俊生瞧你這呆樣，聽不見王太太和你說話嗎，俊生聽了，如夢方醒，是是，王太太，你太客氣了，秀梅復指張太太向那女子道，這是張太太，昨天剛由青島來，復向張太太道，這是王太太，爲人最誠懇不過，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和我們的感情差不多一樣的濃厚，說着四人落坐，女僕斟了四杯茶，各敬過一杯，秀梅問俊生道，管先生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李素芳小姐回來了未曾？你這次到了什麼地方？張太太代答道，俊生他在青島膠東報館裏當了三個月的主筆，闖下了殺頭大禍，他被捕在督察處裡，我和他並不認識，只在報紙上聞其名，偏偏那夜李小姐到了，一提起來却是很要

好的朋友，大家竭力維持，他才得脫，張太太當時遂又將詳細的情形說了一遍，秀梅聽了，不住的點頭，那王太太在一旁聽着，却將眉頭捏起一把，後來說到俊生平安回津來了，王太太的眉宇方才放開，秀梅問俊生道：那麼李小姐又到那去了，現在回來了未曾？張太太道：妳就不用問他，我滿都知道，遂又將一天工夫，兩次未得見面的情形說了一遍，秀梅道：原來李小姐回來了，她怎的竟沒給我一個電話，原來俊生和她到現在還沒有見面，你們坐着，我去給她打個電話，說着便走，女僕道，太太您往那要電話呀，讓我去吧，秀梅道，這個電話妳打不了，我親自去打，說着竟自去了，不多一時，回來說道，李小姐這時還沒有回去呢，張太太笑道，剛才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今天下午兩點我給她去了一個電話，說在睡覺，不敢驚動，妳那時給我電話以後，我便又給她去了一個電話，說她出去了，自那時候到這時候，已是四五個鐘頭了，她還沒有回去不知上那去了，秀梅道：反正她也該回去了，遲一時，我再給她打一個電話，又遲了一時，秀梅果然又去打了一次，仍是還沒有回去，及至梅蘭芳的天女散花上場了，秀梅便又去打一次，仍是沒有回來，眼見得天女散花已而中場，仍不見素芳前來，秀梅可真是急了，便又去打一次，仍是還沒有回去，眼見得天女散花已至尾聲，仍不見素芳前來，秀梅便再打一次，仍是沒有回去，秀梅沒有走至相裏，便散了場，四個人都沒有願得看戲，（吾不知王太太有何心思？）等着觀客散去大半，以至樓上沒有觀客，仍不見素芳影子，四個

人實在沒有辦法，這才慢慢的下樓來，秀梅還是不放心，又拿起耳機打了過去，却仍是沒有回去，秀梅道，現在春和已經散戲了，李小姐回來，可以告訴她我給她來了多次電話，不用管她來了，語罷掛上耳機，出了春和。李公館的汽車已來接張太太來了，幾個人說聲再會，崔秀梅和她的女僕上了她的汽車，王太太上了她的汽車，這裡張太太上了李公館的汽車，俊生便要自己雇洋車回去，王太太道，這個何必，我去送你回去了再開回公館，只消十分鐘便可以了，快上來，俊生曉得恭辭不如從命，遂上了車，仍坐在張太太下首，只聽鳴的一聲響，鑽出了人羣，丟下了嘈雜聲音，一直奔李金屏家來，俊生坐在車上，仍在掛念著這王太太，我是在什麼地方和她見過面？怎的竟想了一夜，也沒有想起，俊生正在這樣想着，却聽張太太說道，洪太太今天晚上真是大賣力氣，只電話打了十幾遍，只是始終竟沒有回去，李小姐她平素夜間並不常出起，怎的今夜竟這時還沒有回去，莫不是去跳舞去了，但是，我相信她是厭煩跳舞的，她是不滿意跳舞的，她常說有跳舞的錢，不若給了窮人來得省力痛快，她常說中國現在嗜跳舞的青年男女，是沒有心肝的肉口袋，我想她痛恨跳舞已至於此，難道她這時亦去跳舞去了嗎，若果然這樣，豈不落人話柄，想李小姐是如何的要強，是如何的有志氣，她雖然是女子，比你的志向不在小處，平常的男子她瞧不起，她不把有權勢的男子放在心裏，她更不把富於資財的男子放在心上，她嘗說她要做個模範女子教國人瞧瞧，她很希望你做個模範男兒

教國人瞧瞧，我想她既有如此大志，她今天夜裏萬萬不能去跳舞，但是他若沒有跳舞去，這時各娛樂場已竟散場半個鐘頭或一個鐘頭了，（梅博士演劇自是不同，故較他家藝場晚散半個多鐘頭）她若在娛樂場看玩意，亦應回去了，我敢斷定她沒來春和聽戲，因有我已經將今夜春和全體觀衆每人却查了一遍，並沒有見她的影子，和她的朋友，她究竟去作什麼去了？嘿！我明白了，原來她在家裏，沒有接我們的電話，俊生道，不能不能，李小姐絕沒有這種惡習，張太太道，你不知內情，聽我告訴你，今天午後我們兩吃過飯的時候，我不是給她去了個電話嗎，那時接電話的也說，我們小姐正在睡午覺，我們不敢驚動，等今夜晚飯後我給她去電話，她們竟說由四點多鐘出去了，已至於到這時還沒有回去，我太不相信，恐怕她是沒接我們的電話，李小姐素日可是沒有這種惡習，現在若添上了這種惡習，可是做模範女子的大障礙，再說就是有這種惡習，也須看誰和誰，也不能一概如此，俊生你說所言是否？俊生道，恐怕是你多想，據我揣測，素芳小姐絕沒有這種情形，張太太道，人心變化，一時一樣……：……：……：正說至此，車停住了，原來已經來到金屏門前。車夫開了車門，俊生向張太太道，您還下車來嗎？張太太道，我不下去了，俊生將門拍開，走了進來，汽車也開走了，俊生一直進了東客廳自己的暫時住室，便先將燈燃着，一看幔帳緊落，床前地板上放了一雙高跟鞋，俊生不由的一楞，暗道幔帳裏是誰呀，俊生一抬頭忽然看見桌子上有一件東西，轉身便往外跑，跑到

門口，李媽剛將大門上好，俊生七手八腳將門開放，站在門口向遠處眺望，那汽車載着張太太已沒了蹤影，俊生兀自站在那裡出神，畢竟幔帳裡臥的是誰？俊生爲何追趕汽車？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歡席狂飲李小姐醉臥牙床 劇院歸來知心嫂假造姻緣

且說這時候是下午四點三刻，李金屏和他太太，正坐在東客廳俊生的住室裏談閒話，忽聽一部汽車停在自家門口，緊接着就聽見敲門聲，金屏夫婦，正在疑惑之間，就見李媽手裏舉着一張名片，身後跟着一位年在十八九歲的美麗女子，由門口往裡走來，及至客室門口，那美麗女子停住了高跟鞋，站在門外等候，李媽捧了名片，推門進了客室，李太太忙道，這是誰呀？說着將名片，接過來一看，大叫道，原來是李小姐到了，金屏一聽李小姐三個字，當時站起身形，夫婦倆便迎出客室，李太太舉目將李素芳上下打量一番，心裡暗暗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賽聞名，好一副艷如桃李，漂若冰霜的貴貌，怪不得我那俊生弟弟，丟下了律師小姐（是非莫辨），不睬這月娥姑娘，（倒或實情）心目中有了這樣的女子，他怎還把那些平凡女子放在眼裏，掛在心上，我若是俊生弟弟，有此一人足矣，也絕不再事多求了（寡情老者曰：李太太攔您清談，您昨天不是曾言，多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陪伴，有怎的不好，此時忽言有此一人足矣，李太太我久仰聰慧絕倫，談吐有據，今日一見李小姐竟如此作想，前後不亦矛盾乎？）李金屏這時一見素芳，

驚爲天人，心裏暗道，西施王嬪亦如是乎？素芳見一男一女迎了出來，兩個酒過一旋向前和李太太說道，莫請教太太貴姓？李太太忙答道，好說姓李，素芳道，這位先生呢，李太太笑答道，這是我們先生，是俊生的哥哥，這裡不是講話之所，請李小姐裏邊坐吧，素芳含笑，好好，說着話已進了東客室，她們三人分賓主坐下，李媽忙的送了茶來，李太太這時爲的替俊生款待素芳起見，特吩咐李媽去拿幾瓶子汽水來，李媽唯唯而去，李太太笑向素芳道，久聞李小姐大名，恨我無緣見面，今日玉駕光臨茅舍，誠爲三生有幸，只是事前不知，未得遠迎，抱歉良深，素芳聽了，兩個醉過旋了幾旋笑道，李太太忒客氣了，自今日以後，恐怕日日要來，將妳們的門閤給踏平了，那時李太太不知要怎樣說呢，語罷，明眸頻轉，奪人魂魄，倒將個能言健談的李太太給弄的當時竟說不出話來，素芳繼而問道，英傑他出去了嗎？金屏忙答道，是的，她自早晨就出去了，午飯也沒回來吃，以至這時還沒有回來，素芳道，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嗎？李太太道：換了一身新衣服，（注意此身新衣服），戴了帽子，拿着一封信，出去了，看那樣兒是去郵局送信去了，大概就是給李小姐的信，素芳點點頭笑道，中國的郵政辦理的倒很好，本市的信，趕巧在三個鐘頭以內便要收到，中國一切的「政」治，都不能教人滿意，就是郵政這一樣倒還差強人意，李太太聽了笑道，他給李小姐的信，莫不是收到了？素芳望着李太太點點頭笑道，已經收到了，不然今天那能見着李太太這樣的好人，繼而又道，請問

李太太我前天下午七八點的時候到北辰去訪俊生未遇，據茶役說是和一位李太太，一同去送安小姐去了，但不知李太太可是您？她聽了忙答道，正是我呢，素芳道，但不知你們將安小姐按置到那裏去了？李太太站起來道，我倒忘了呢，安小姐還是李小姐救的她呢，竟忘將他找來，說着親得跑到西配房，月娥却還在合衣睡覺，當時將她喚醒，也不容她照鏡子，便拉她進來，她見是素芳，忙向前請安道謝，又道，李小姐光臨這裏，事前不知，有失遠迎，實在對不起，素芳總了笑道，却不知你也有這麼一套呢，當時她們三個人，談的很親切，只是不見俊生回來，李太太脫詞盟手去，却到上房向金屏說道，現在已經六點鐘了，俊生弟弟還不回來，你可以到飯莊要一桌菜，教他們給送來，就在家裏請李小姐吃飯，一面吃飯，一面等着俊生弟弟，比到外邊去倒好，這樣李小姐絕不會駁，要到外邊去吃，李小姐就敢不去，你看怎麼樣？金屏道，是極是極，我這就該去了吧，李太太道，該去了，你就去吧，當時金屏穿了衣服，便去要菜，約模有一個鐘頭的工夫，飯莊裏已將全席酒飯菜一齊送到了，李太太笑向去芳道，李小姐遠道歸來，本應洗塵，只是天氣炎熱，到外邊去吃，倒不合適，現在要來了一桌粗菜，就在家裏隨便一吃，我們一面吃着，一面却好等着俊生，我想俊生這時也該回來了……素芳總了，高興萬分，當時滿口答應下來說道，酒菜既備，就要討擾，李太太這時吩咐將菜擺在客廳，素芳趁這擺菜的工夫，竟跑出院外，月娥和李太太正在納罕的當時，却見素芳笑着回來，

李太太忙問道，妳到門外作甚？素芳笑道，我覺着你這人忒好了，今天要好好地和妳痛飲一場，飯後不走，要和妳作一長時間的談話，我剛才告訴車夫將車開回去了，說着竟將長衣脫去只穿了一身軟綢花短衣，笑向月娥和李太太道，這熱的天氣，大家還不脫掉長衣，等待什麼，適在這時，金屏走了進來，素芳笑道，李先生你也快脫了外衣，我們好坐下飲酒，金屏看了她這時穿的衣服，又聽她勸自己脫外衣，不覺暗暗點頭道，誠不愧為現代女性，當時也將外衣脫去，月娥和李太太却始終不肯脫去長衫，便往首座上讓素芳，素芳笑道，我不懂得什麼叫首座什麼叫下座，什麼是賓位，什麼是主位，據我看這桌菜，四面各座都夠得着，首座上並不見得有什麼便宜，並不見得有着什麼，可是你們三人竟一齊往這裏讓我，我覺着佔首座和其餘的位子，都是一樣的，我向來沒有計較過這個，我現在不管你們三人心裏是怎樣思想，反正我永遠認為首座不首座都是一樣的，素芳說着，竟在首座落坐，這裡月娥和李太太還在你推我拉，素芳看了，不免好笑，當時說道，二位這樣開通人，還有這些俗禮，未免好笑，假使英傑在這裏，怕不要暗暗笑掉大牙，而怪妳們不經濟時間了，金屏在旁聽了，點頭笑道，李小姐這話，真是一點不錯，俊生他常說，只要是平輩在一桌吃飯，不管是新朋友，舊朋友，一概不必分上下，如果和老年人在一桌吃飯，便當別論，素芳向金屏笑道，李先生以為英傑這話為何？金屏笑道，李小姐以為如何？素芳道，並不是我相着英傑的意見，其實我也是這樣主張，

想奉輩朋友坐在一起了，只要能多抽出時間談話論事，比我拉你推的份上下座有益而無損，李太太和月娥聽了，方才各自落座，素芳提起酒壺，強斟了一週，纖纖玉指端起了酒杯，向三人笑道，我們先乾了這杯，說着一揚玉面，一飲而盡，金屏看了，不覺喚一聲好酒量啊，素芳聽了，看了看衆人，滿面堆着笑容，金屏提起酒壺斟了一週，素芳伸出玉指又先端了過來，向大家笑道，來來我們乾這杯，安小姐這次不要偷工，月娥聽了，紅着粉臉，答不上言語，素芳也不強人，自己又一飲而盡，如此一連飲了五七杯，月娥十分驚異，金屏和他太太連連喝彩，素芳這時，美酒到肚，精神煥發，當時說道，英傑這時還不回來，却不知他這時已否用飯，若不然將這條魚給他留出來，等他回來讓他吃，李太太是多麼善解人意啊，聽素芳這樣主張，馬上將盛魚的盤子端起告與李媽道，妳將這條魚給管先生收拾起來，等管先生回來，告訴管先生，這條魚是李小姐特意留着留出來的，李媽唯唯稱是，李太太她向李媽說的這兩句話，除李素芳之外，另換別個女子聽了她這兩句話最低限度要紅紅臉，素芳小姐她不但紅臉，却很得意的說道，因為我深知道英傑是最愛吃這個菜的，所以不管妳們三個人愛吃不愛吃，我便要求給他丟了出來，李太太這時心裏暗道，想不到俊生弟弟竟得到了這樣一個絕無僅有女子這樣體貼，這樣掛心，真是緣福不淺，也不枉他苦讀深求，忍侮求進的一片苦心了，他這時既得了這樣一個十全女子的同情，從此以後於他前途發展，可有種種機會，無怪乎他昨夜對我

和金屏談說，他現在感覺知識的缺乏擬入大學讀書，可知他這時的希望，是又進了一步……素芳忽見李太太在望着酒杯出神，笑問道，李太太在想什麼，金屏和月娥聽了，都注目來看李太太，李太太忙笑道，我並沒有想什麼，只是覺着我們俊生弟弟……他說到這裏，怕素芳不好意思，便不往下說，素芳見她說的這話有意思，便追問道，只是覺着妳們英傑弟弟怎麼樣？李太太見她一定要問，只好改口道，我說這話，可並不是對着二位替我兄弟鼓吹，要說我們俊生弟弟的爲人，可就算有志向，可也真能吃苦，從前給律師當書記的時候，白天工作一天，已是勞累不可言狀，他到晚上，還要手不釋卷的讀閱古今書籍，律師嫌他夜間看書費電，曾給他下過多次警告，並且在他夜間看書的時候，律師曾親自將事務所內的總電門閉住多次，就這樣也沒有禁止住他的看書，他這份苦志，亦只有我和金屏曉得，說來亦真教人可憐他，昨天夜裡，他給李小姐寫了一封信，我和金屏看了一回，便和他坐着說閒話，談來談去，談到他的前途，他說他現在感覺知識學力相差太多，不能應付環境，擬於最近期內加入大學讀書，他並且聲明加入大學讀書，仍不受家庭，經濟接濟，仍要自供自給，攬大學畢業之資格，像他這種志向，固然是可欽可佩了，可是他這自供自給的辦法，我們聽了，不免又替他捏一把汗，俊生他所謂自供自給的辦法，便是自己一方面入大學讀書，一方面仍寫稿子作爲經濟的來源，他的心性向上過急，一入大學，對各門功課，必認真研究，每日於死心塌地的

研究功課之外，再執筆寫稿，以櫻經濟，人乃血肉之體，本非機器可比，久而久之於身體健康不無關係，這層我和金屏今天早晨還研究了多時，我們倆研究的結果，想着勸他一勸，着他最近不要加入大學，先預備經濟，將經濟預備充足之後，再入大學，那時專心求學，無顧經濟之憂，生活便不至發生恐慌，身體也便保持住了，只是我們俊生弟弟的心性是柔而剛，他自己和他自己議決的方案，是任何人推不倒的，所以我和金屏有心勸他一勸，但是准知道勸也是白費唇舌，無濟於事，我素日耳朶豈可倒風聞着李小姐和他是知己朋友，可是她始終沒有對我和金屏說過，今日李小姐玉駕竟親臨舍下，現在方知李小姐對他更加愛惜，現在俊生他既擬於最近期內加入大學，我和金屏實多顧慮，但不知李小姐可有什麼意見？素芳用心將李太太這片言詞聽畢，當時絲毫未加思索的說道，李太太錯矣，英傑這個計劃，我尙絲毫未聞，若果然如此，李太太和李先生不必顧慮（願聞下句）夫人之腦筋如乃石上之刃，愈磨而愈快，又如工廠之機器愈動而愈靈，（原來如此且聽月娥怎講）月娥適才聽罷李太太一片言詞，愈覺俊生可欽可佩，恨自己這時不是李素芳，若是李素芳，自己一定供給俊生的學費，那知這時李素芳竟說了這樣兩句似懂不算懂的言語，反正她這兩句話是沒有說，她情願供給俊生學費，當時月娥不懂得素芳小姐的意思，（連我也不懂）竟忘其所以，當時向素芳說道：前天李小姐只問了我幾句話，便拿出鉅款，施以救濟，我真認爲李小姐是現在絕無僅有的奇女子了（對），不

想這時聽了李小姐這話，却是不肯幫助管先生，而忍心坐觀其身體損壞，精神頹喪了，既是這樣，我安月娥良心未喪，不忍俊生這樣一個有志氣有希望的好青年，將有大用之身體葬於未成功之前，將轟轟烈烈之精神損磨於未成名之終，我現在情愿了，情愿仍將身賣與審主，得了款項，原數返還李小姐，以結前情，其餘一併返還管先生，使管先生作爲入學之資，其餘不足之數，（怎麼辦呢？）容我到了班子之後，善事客人，多賺了錢時，零星返還管先生，並且我要永遠的返還管先生，我要效古人借一還百的法子，返還管先生，（月娥也是好女子，）但是，李小姐請你不要過意，你是有錢的人，你是不在乎錢的，所以我對你的錢，不用借一還百，這層尚祈李小姐原諒，（月娥之言至此毒甚）金屏夫婦這兩天以來，見她只是個有色乏才的女子，所以並不甚注意她，不想她這時竟吐出這一片有力有芒的激烈言詞來，當時驚異莫名，素芳小姐當時聽了安月娥這一片言詞，心裡暗道，沒看透她居然也不是一個平常女子，但是安月娥你只其一，不知其二，遂向月娥說道，安小姐你現在只知道英傑擬入大學，沒有學費，你爲情義所激，便要又賣自身，返還英傑之款，並擬善事客人，多賺得一些銀錢，而作爲永遠的供給英傑之學費，這種精神與情義，真使我李素芳欽佩不已，將來英傑名成而業就，女士此舉可傳至千百佳話，但是，你只其一，不知其二，你那裏明瞭英傑的心意，怎知道英傑的人格，你適才的言語，如果成爲實事，在旁人或許贊你多情多義，我敢斷定英傑

他不但讚妳多情多義，而將痛哭流涕而罵妳薄倖無義，壞彼英名，毀彼人格，（讀摩登花者當知萬美玉爲書中第一聰慧女子，讀此數語，證諸後文，可知素芳較萬美玉不分左右，著者於此特寫，爲後文之一大伏筆）現在席間無事，我不妨將英傑所作所爲給女士略說一二，女士妳便明瞭英傑是個如何的人物了（我也願聞）這時金屏夫婦，睜着兩隻眼瞧着素芳臉靜等着聽素芳的言語，就聽素芳說道：當初我和英傑認識的時候，是我聽見許多同學的傳說，都說英傑是個怪人，是個怪青年，是個不可多見的青年，我屢屢聽見同學們這樣傳說，便起了好奇之心，常思一訪，以探究竟，卒在關總長公館得識英傑，見其言談舉動，果與常人不同，我便給他寫信多次，但是他永未給我回信，我後來想了一個法子，便是在信封裏裝了兩張一百元的鈔票，信箋上寫明着他作爲紙墨筆硯郵票等通信之需，金屏夫婦聽到這裏，不覺對視了一下兒，（情景如繙，）月娥插言道：這次他給你回信了嗎？素芳道：第二天果然接到他的信了，月娥又插言道：都寫些甚麼言語？素芳道：英傑這封信，我已刻在腦筋裏了，現在我還背誦得來，金屏夫婦聽了，更覺有意思，月娥道：那麼請妳快背誦一遍讓我們聽聽，素芳道：妳聽着，遂背誦俊生給她的信道：

素芳女士：

慚愧的很：想我不學無識，一無所長，却蒙你這般見愛，真使我驚驚惶惶

，不知所措，你的名片已經桂英轉遞於我，前日的來信，我也收到了，只因近日來，精神稍受打擊，身體有些不適，因此未修信函求教，甚以爲歉，今日忽又奉到大札，內附鈔洋二百元，予以作爲紙墨筆硯郵票等費云云，伏思俊生雖然貧困，可是這區區通信之資，尙不致爲難，女士這般舉動，實在令人難堪，現在將原鈔票兩張，隨信璧還，以後請您不要這般舉動了，餘不多叙，順頌
學業進步。

管俊生謹復

素芳將信背誦完畢繼續說道：除此信箋外尙有我給他的兩張票子也給我裝回來了，月娥道：這樣你還不惱他？怎麼妳到現在倒和他這樣親近了呢？素芳聽了望着金屏夫婦笑了笑，才向月娥鄭重的說道，安女士妳聽聽我和英傑的這一段事，妳便應當明瞭英傑是怎樣一個青年了，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廉」字爲四維之一，英傑心地之清廉有如此，女士之設想，（指月娥賣身供給俊生入大學言）焉能得英傑之同情，況彼既拯妳於火坑：今復使妳跳入火坑是爲不仁，妳在火坑所得之錢，彼若用之，是爲不義，堂堂男兒而受一極卑弱女子皮肉得來之經濟補助，無恥何如！以一不仁不義不知恥的頭銜加諸英傑之身，安女士妳真就忍嗎？月娥道，像李小姐這樣說來，我們不幸生下這樣一條賤命，難道就受恩不報嗎？素芳道，安女士妳要知道，大丈夫受恩於人終不忘報，大丈夫施恩於人，終不求報，妳若非報不可，不啻是罵他，簡直就是侮辱他，況且妳此時無報答之力

，而出此下策，豈不是無故加罪於英傑，安女士果然對英傑有所希望，願他成功，妳以精神援助足矣，無須妳供給英傑以物質，妳要知道英傑他爲造成他的有價值，生活路線起見，方拒絕他家庭的經濟接濟，而實現他自供自給的策略，我們立於友誼的地位，不能去破壞他這樣有價值的生活路線，不能將他自供自給青年可法的策略給他毀掉，（針針見血，青年鑒諸）妳要知道，上天有所造就斯人，必賜此人以種種奮鬥機會，英傑現在入大學，爲其第三奮鬥時期的開始，我們希望他激烈的奮鬥，戰勝這第三時期，金屏夫婦聽到這裏，不覺又相對一視，他夫婦二人心裡都在想着，俊生這時入大學，是他第三時期開始的奮鬥，那麼俊生的第二時期是甚麼？……大概法律師事務所要算是第二奮鬥的時期了，但是第一奮鬥時期呢？難道說在小校時代亦算奮鬥時期嗎？（金屏夫婦想的極是，）當時李太太她忍不住，便插言道，李小姐適才這話，說的很爲透澈，但是不知李小姐怎的認定俊生現在入大學是到了他生活史第三時期奮鬥的開始？據我看應是她生活史上第二時期奮鬥的開始？他的第一時時當然是在律師事務所了，難道在小校讀書期間也算一奮鬥時期嗎？素芳聽了，急擺手道：不然不然，當時她又一連吃了三杯，方才繼續說道：李太太我今天吃的酒多了，趁着酒興我才能說下邊的幾句話，（愿聞）否則我便不能說，（是甚麼原因？）我要說出來，恐怕你們二位不滿英傑，（這話怎講，請李小姐快說）你們二位，可以說和英傑是最知己的朋友了，你們可曉得英傑

在未到李律師事務所作事以前，他在那裏？他都作些什麼事？金屏夫婦聽了，面面相覷，心裏各有驚動，暗道：是呀，俊生弟弟他在未到李律師事務所以前他在那裏？都作些什麼？他常說他到天津七年了，他自到李律師事務所迄今有三年多些，那三年多他在那裏？都作些甚事？李太太想到這裏，暗暗叫道，俊生弟弟呀，妳和金屏和你嫂子是如何的知己呀，你就始終沒有告訴我們你以前的事？李太太想罷，便要插言問素芳，（著者自開卷至此，已數十萬言，而並未提及俊生未至李律師事務所以前作何事情，至此方始門出，而仍不說明，僅此一伏，於此可知著者選此百萬言之說部，實非無意之作，而有莫大之苦衷在焉，閱者於此處要深加注意）素芳不等她問，便道：現在英傑尚未達到他的最終目的，我不能洩露他不肯告人而專肯告我的事，不過我很希望英傑急速成功，我便馬上將他的第一奮鬥期的經過公佈大眾，總之英傑的第一期的奮鬥，第二期的奮鬥，（在事務所每日操作終日，夜間苦讀，不肯安眠，固為奮鬥，其餘苦處想是尚多尚多，著者不忍再言）以為現在的第三時期的奮鬥，都是有價值的，都是極有價值的，安女士今天席上竟怪我不肯援助英傑，實在是妳不知英傑整個的為人，我在這裡大胆的忠告安女士一句，妳適才的話，如果出諸口而未在心，那便再好不過，如果有此志，實在此心，請安女士快快打消此種謬誤的心志，萬萬行不得，月娥聽了，瞧了素芳一眼，心裡暗道，瞧你口裡講的條條有理，其實妳是一片妬心，我安月娥不是三尺兒童，怎瞧不透

妳的心，我們是各行其事，互不相干，你的環境固然比我強上千倍，容易玩弄俊生，但是我也要盡人事而聽天命的和妳爭一爭，月娥想罷，當時抬起頭來，望着素芳強笑了一笑說道，李小姐的金玉良言，安月娥不敢不聽，素芳這時吃酒過多了，已有些意志不清，她當時也沒有看出月娥的面色，便認以爲真，當時高興萬分，一連又飲了三大杯，大叫一聲英傑上那裏去了？怎麼還不回來，語罷竟醉倒在地，當時把月娥嚇的而無血色，金屏夫婦忙的將素芳架到俊生床上，素芳口裏仍在含混的說道，英傑我吃的酒多了，你該回來看我了，李太太將素芳的高跟鞋代爲脫下來，放在床前，素芳這時已是醉的不醒人事，不多一時，竟沉沉睡去，金屏夫婦和月娥各自胡亂吃了一些，便將殘席撤去，李太太她咐李媽預備了兩壺水，一壺白開，一壺茶水，他先將月娥送回西配房去安息不提，他回到東客廳，走到床前，見素芳仍在沉沉睡着，輕輕的將幔帳垂了下來，金屏這時進來拿他的西服上衣，却看見衣架下有一封信，合腰拾起來一看，原來是昨天夜裏俊生給素芳的信，這大概是在素芳衣兜，掉了出來，金屏拾起來放在桌子上，他們夫婦倆便將電燈息了，帶上了房門，剛剛走出門來，却聽素芳說道，英傑回來了嗎？李太太忙又推門進來，却又聽素芳香氣息息睡熟了，知道她是說夢話，便又退了出來，輕輕的帶上了門，和金屏便進了北上房，他們夫婦倆到房裡，對素芳和俊生少不得要發些議論，我們按下不表，且說素芳今天因聽見李太太說，俊生現在感智識之不足，要加入大學讀

書，素芳聽了這話，當時歡喜萬分，她認爲這是俊生的第三時期的開始，俊生嘗對她說，他的初進人生，先分作五個時期，在這五個時期之內，必須要努力，必須要奮鬥，現在他居然做到他的第三時期了，我相信英傑將第三時期奮鬥過去了，第四第五兩時期，那便容易了，這樣我不是眼見得他要成功嗎，到英傑成功那一天，教她們大家看看我李素芳的眼光如何，識人如何？素芳當時這樣一想，心理十分得意，因此席間縱談，狂飲不止，以至酩酊大醉，這時雖然醉臥床榻，渾迷不醒，心裏却仍在念着英傑還不回來，因爲這時她得了俊生要往第三時期途上走了，愈覺着和他應說的話多了，恨不想馬上見了俊生，所以她這時在醉夢中，還夢語着喚叫英傑，無奈這時俊生正陪着張太太在春和戲院聽戲，他沒有長着順風耳，聽不見素芳夢中的呼喚，這時已是夜裏兩點鐘了，俊生才在門口下了汽車，敲門進院，他進了客廳，將電燈燃開，忽見幔帳緊垂，床前放了一雙高跟革履，俊生當時不免吃一驚，心說這是誰，睡在我的床上，我到那裡去睡，當時又不便揭開幔帳去看？一扭頭忽然看見桌子上有一封信，忙向前拿起來一看，原來是自己給素芳的那信，當時俊生這一喜，非同小可，沒顧一切，便跑出大門外，意欲追上張太太，告訴她素芳現在這裏，可以一同進來見面，並且解除張太太剛才在汽車上的會誤，（張太太在汽車上乃疑惑李小姐在公館不接電話，至此方知她冤枉了李小姐，）無奈俊生跑出門來，那汽車早已去之無蹤了，俊生站在門口出神多時，只得回來，李媽又上

了門，便自己去安息。俊生進了東客廳，隨手將門闔上，他怕驚醒了，她的香夢，心房裏跳動個不住，便輕輕在坐對兩床的沙發上，望着幔帳和床前的草履出神，俊生腦子裏忽然一動，暗道一聲這樣不妙，假使幔帳裏邊果是李小姐，倒還沒有說的，假使幔帳裏若是嫂嫂的另一女友，我這時坐在這裏，是如何的不便，俊生想罷，便出了東客屋，有心到北上房去招呼嫂嫂，轉而一想，這時已是夜間兩點鐘了，人家夫婦好夢正圓，我這時一招呼，是多麼不合適，想罷站在院子裏出神多時，自己想到，據我想一定是素芳的既有此信在桌子上……：……：俊生想罷便又慢慢的走進房來，站在幔帳前邊，仔細一聽，但聞着香氣習習，一陣一陣的酒香，撲出帳外，俊生的腦子一動，猛的想起，哎呀！這莫不是李淑貞大小姐嗎？我記得那年正月，他父母都回故都省親去了，這裡只有她和她淑賢妹妹和我和一個媽媽，那夜他吃醉了，我到他房裏去看她，幔帳也是這樣的垂着，我站在幔帳外邊，仔細聽她的呼吸，和這呼息聲，是一般無二的，也是一陣一陣的酒香，撲出帳外，我記得那是我們倆最甜蜜的一夜，莫不是她這時故意的來到這裏，仍做成這種情景，教我看嗎？教我回憶嗎？俊生想到這裏，把頭側了一側，忽道，我先看她一看，想罷，便輕輕的伸手將幔帳揭開一尺多寬，睜目往裏看去，但見一個芳年不及三歲的玉人兒，橫陳床上，醉眼惺鬆，粉額泛起一層紅雲，說什麼醉中西施，道什麼夢裏貴妃，却是多情多義救他性命的李素芳小姐，他當時一看是李素芳小姐睡在床上，他有感於

中，不覺鼻兒發酸，眼角裏滴下了兩行熱淚，竟不自主的雙膝一屈，跪在床前，就在這般光景，却見素芳打了一個舒長，哇的一聲，急翻身爬出帳外，俊生便知素芳要吐，一看她的高跟鞋正在下面，說時遲，那時快，俊生准知伸手挪那鞋是來不及了，急將他的衣角兜起，素芳這時，莫顧所以，哇哇的吐了俊生滿身，一股子生食酒氣，實不好聞，俊生却毫不介意，等素芳吐過這一陣過去，抬頭睜目一看，見是俊生跪在床前，她不見失聲哎呀，英傑……你……你怎麼跪在這裡？我適才不清楚，竟吐……吐……

：了你一身，她說話時喘吁吁的，上氣不接下氣，俊生忙道，李小姐你先不要說話，說着急將革履拾在一旁，將一個痰筒放在床前，素芳哇哇的又吐了起來，俊生一手索着衣角，一手輕輕的替她捶背，多時才將腹內的酒飯完全吐出，俊生忙站起身形，先將污衣脫去，擲在一旁，斟了一杯白開水，雙手遞給素芳道，李小姐妳嗽一嗽口，素芳聽了，望着俊生一笑，雙手接過杯來，一連嗽了幾口，神志已清，坐在床上，向俊生笑道，謝謝你照顧我，妳這是從那裏回出？我尋了你三天了，今天在這裏差不多等有十個鐘頭了，俊生這時，滿腹的言語，不知先說那句，竟楞着說不出一句話來只是望着她感激她的救命之恩，只是說不出感謝的話來，呆了好一時，才見他吐吐吞吞的說道，李小姐救我性命，真使我感激涕零不知怎樣報答妳，若非小姐，我命休矣，俊生說這話時，五中皆動熱淚直滾了下來，素芳看了俊生這種形像，也不免有所感觸，眼淚如明珠般玉也似的由

臉面上滾了下去，一伸手將俊生拉過來，二人不覺抱頭互泣一場，幸喜二人都沒有失聲，沒驚醒金屏夫婦？相對泣多時，互將淚擦抹一番，二人方始正式談話，素芳問俊生道，今天妳去作什麼去了，一天沒回來，直至這時才歸？俊生道，自在青島看了你給我的信，便遵信在青島等了十日，却未得妳回去，便依照信的回到天津來了，當天給妳往司令部打了一個電話，沒得着要領，我心裏很煩，不想那夜竟又遇上安月娥這樁子事，翌日清晨起來，便去借款子去了，不想我剛才走去不多一時妳就去北辰找我去了，蒙妳留款子却是未得見面，不想夜裏支點鐘的時候，我和嫂嫂剛剛送月娥出來，你又到北辰去了，結果還是未得見面，小姐留下話翌日下午二時再到北辰，我便在北辰等候妳，一直等到六點多鐘亦沒等着妳，素芳道，這是昨天的事了，昨天王將軍老太太過壽日，強將我接去，一天竟沒得出門，直到夜間三點多鐘才得回去，俊生道，怪不得等不着妳哩，昨天下午我嫂嫂去了，一定要我搬到這裡暫住，強迫着給算了賬，竟來到這裏住了，昨天夜裏我便給妳寫了一封信，今天早晨便送往郵局，因為李昆監斃了，我到他家去，不想張太太竟從青島來了，便忙着到法院將死屍裝殮了，午飯後張太太給你去電話，說你還沒有起床，晚飯後崔秀梅女士約到春和去聽戲，崔女士聽說妳回來了，便給妳打電話，自十點鐘我們到戲院打起電話，崔女士一直打到散場，也沒有打通，適才張太太坐着李公館的汽車送我回來，在路上張太太還納悶呢，她說妳現在不愛跳舞了，並且還極端反對迷着

跳舞的青年男女，既是不跳舞，這時早應該回去了，但是電話裏仍是說還沒有回去，她很不相信，不料我剛回到這屋裏一看，竟見你在這裏睡了，便忙追出去，想着請她進來和你談話，不想那汽車已沒了踪影，小姐你今天什麼時候就接到我的草函了？素芳道，在下午四點過些，我拆開看罷，便帶着這信來找你來，不想你又不是不在，蒙李太太寬待，設席痛飲，因席間談了許多關於你的話，我心裏高興，竟多吃了幾杯，以致醉了，素芳說至此，忽然又想起適才吐的時候，俊生拿他的衣角兜住，便問道，英傑我適才吐的時候，你爲什麼故意拿你的衣角兜，是什麼原因？俊生道，因見你的鞋子放在下面，伸手拿是來不及了，妳如果吐在鞋子上，這時不能穿，怎麼回去，所以急忙中便將衣角來兜，幸喜沒有吐到鞋上一點，不碍你穿，素芳聽了，自內心裏感激他的意誠而體貼，對待自己可算無微不至了，當時仍記在心裏，便撒轉這個，又問俊生道，英傑妳前次由天津往青島去的時候，你爲甚麼不告訴我？只那天在泊凌公園，你說了一句要到南邊遊歷遊歷去，你也沒有道明到南邊什麼地方，偏偏趕上我母親舊病復發，被王副官將我喚回去了，沒得問你清楚，俊生道，老太太現在可大好了？素芳道，大好，她繼續說道，這幾個月來，我時時掛念着你，時時打探你的消息，但是永無確息，前些日我實在有些忍耐不住了，一定許去尋你一遭，從前你走的時候，是在青島碼頭上的火輪，那火輪的名子，叫做順風丸，的，對嗎？素芳望着俊生的臉這樣問了一句，俊生道，我倒記不清

火輪的名子了，素芳繼續說道，我問明順風丸在到青島去的，所以我腦子裏便永遠印着你到青島去了，那日王將軍送了我父親一匹良馬，那馬全身白毛，一根雜色毛沒有，據王軍門說，此馬一日能行三百路，躍溝跳山，如履平地，我跟我父親在軍隊中，不斷練習騎馬，所以對騎馬也很感覺興趣，我對於王將軍贈送的這匹馬，十分喜愛，一連騎了幾日，不但脚步迅速，且性訓能識人意，我便起了騎馬遊歷的思想，遊歷的目的，便是去尋訪你，起初和我父母一說，自然是不應允的，禁不住我每日和她們麻煩，究竟父母是疼愛兒女的，結果應允了我，只是我父親要派兩個多年跟他老人家當差的弟兄伺護我，被我拒絕，只要求他老人家將他珍如性命的那隻德意志特三號給我，作為防身之用，俊生道，德意志特三號是什麼？素芳道，是一隻最便利最厲害，現代兵器，歐戰時德國兵工廠廠長一共造了十二隻這種兵器，分名叫做德意志特一號，德意志特三號，以至十二號，德皇親在鎗口上刻有英語一句，「為國家爭榮」，分贈與德國十二路總指揮官，每人一隻，作為防身之用，這隻鎗是我父親由外人手中買來的，不但中國沒有此鎗，即日本至今仍無仿效，等那天你到我家去，我讓你看看，俊生連道好好，又問道，你帶了此鎗，騎了那馬，便單人獨騎奔青島去了嗎？素芳點頭笑道，正是，我至青島之時，正是你被補之日，真是再巧沒有了，俊生聽到這裡，忙站起身形，向素芳躬下身去說道，若非小姐趕到恐怕我已作鬼多日了，素芳伸玉手拉住俊生說道，英傑你快不要提這個鬼

字了，提起鬼來幾乎莫把我吓死，俊生忙問道，是甚麼原因？素芳道，這時鷄不鳴犬不咬，我們快不要談這個，言下色變，俊生正要再問時，但見她額上的醉渦漩了兩漩，似笑不笑的說出那句話來，正是，夜闌人寢，情語綿綿訴不盡，對臥牙床，兩情脈脈是風流，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膩膩清談錦帳 內兩溫柔 瀝瀝鶯啼靄淡燈下雙淒楚

話說素芳坐在床上，將俊生向她懷裏一拉笑說道，俊生我們不談那個，我且問你，你今天給我的信上，一開筆說什麼爲我的稱呼犯了半天難了，可是結果你信上的稱呼，是最討厭的一個稱呼，我最不喜歡小姐二字，你犯了半天難，却就寫上這個最討厭的稱呼了，俊生聽了，望着她出神多時，方才說道，不過我這次自青島回來，覺着稱呼妳女士有些不對似的，但是除了女士之外，也只有小姐二字可以稱呼，素芳將眉毛一揚帶笑說道：除了小姐和女士兩個俗稱外，還有兩個最好的稱呼，並且是我最喜歡的稱呼，尤其是喜歡你那樣稱呼我，英傑你猜猜是那兩個稱呼，俊生心裏想道：除女士和小姐兩個以外，只有姊姊妹妹兩個稱呼，但是這兩個稱呼我是最反對的……素芳道：你只出神，可猜呀，俊生見她催促，只好說道：除了女士和小姐兩個稱呼之外，其餘的兩個當然是姊姊或妹……素芳不等說完，便急擺手道：姊姊妹妹的稱呼我根本就不贊成，比呼我小姐還要討厭，俊生聽了，當時又想了一時，除了這四個稱呼之外，還有甚

麼稱呼？想了多時，想不來，便說道，除了這四個稱呼之外，可以說沒有了，但不知你喜歡我稱呼您甚麼？素芳滿面堆着笑容說道：當真您猜不着嗎，俊生道：實在猜不着了，素芳道，您過來，我告訴您，俊生便伏耳過來，素芳她低聲笑到：假使您給我寫信，或者是對面談話，或者是給我電話，我希望您稱呼我哥哥或是弟弟，比如您往我家裏打電話，要通了之後，您就向僕人說找我素芳弟弟，或者是素芳哥哥，您要與別人談話，有關於我的時候，您也要說我素芳弟弟如何，或者是我素芳哥哥如何，您給我寫信的時候，更要寫素芳弟弟，或是素芳哥哥，你和我對面談話的時候除了說「妳」之外，也要稱呼弟弟，或是哥哥，並且要將我的名子取消，例如上午三點在來找你來了，你就說，弟弟妳吃過飯了嗎？或者說哥哥你吃過飯了嗎？俊生聽到這裏，禁不住含笑點頭，口裡說道，這倒很有意思，素芳笑道，有意思嗎？俊生點頭道，有意思，素芳道，贊成嗎？俊生道，贊成，她又道，只贊成不成，您要實行，俊生道：一定要實行，素芳道，您先試驗一回，俊生望着她笑了，素芳道，不成，您快呼我一回，俊生真個呼道，素芳哥哥，她道，不成不成，您又才忘了，對面稱呼，不許帶着我的名子，您另叫吧，俊生聽了，繼又呼道，哥哥，她應了一聲又道，再呼一回弟弟，俊生道，弟弟，她這時歡喜到極點，搬住俊生的身子，放在床裏，她替俊生脫去了皮鞋，兩個人便並頭臥在床上，這時那電燈就好像是有知識的一般，將光輝放得格外明亮，素芳和俊生臉對臉兒，四隻俊

目不住互瞧，她肚裏一股一股的美酒餘香，撲在俊生鼻孔裏，使俊生陶醉，忘了世間的一切，素芳這時心裏暗想道，想不到我和他亦有今夜，俊生這時心裏，也在念着，想不到今夜能和她並床而臥，他和她對看了一時，不覺臉兒都紅了，兩個人都有些不好意思的了，俊生心裏這時在想着，你是我救命的恩人呀，我是如何的感激你敬……：……：愛你呀，這原是俊生自心的話，不想說到敬愛的愛字上，竟吐出聲來，素芳聽了，嫣然的一笑說道，我也愛您呀，說着兩個人便滾在一起，用力的擁抱，熱烈的接吻，鬧過了這一陣真親實愛，各自消停下來，俊生問道，妳這次到青島怎的只住了兩天就走了，妳告訴我，我在青島候妳十日，妳十日爲甚麼沒回去，妳又到甚麼地方去了？素芳道，說來話長，我正要告訴你我這次在途中遇見的種種奇怪事情，真是值得告訴您，因爲您向來是主張無鬼論的，從前我和您是一樣，亦是絕不信有神鬼的，我出這次門，竟使我親眼看見，使我身涉其事了，俊生一聽，她親眼看見，身涉其事，忙問道，請妳快說，是怎麼一回事？素芳道，我訴說您可不要害怕，俊生道，絕對不怕，況且有妳和我作伴，素芳遂說道，您既然不害怕，我就說了，我是舊歷六月初二日由天津這裏騎馬起的身，初四夜間八點多鐘就到了青島，平均下來，這馬每日走五百多里路，並且那幾日天氣正熱，在路上我不肯催他，俊生道，這也足夠快了，素芳繼續說道，初四夜間我到了青島，便奔張處長太太去了，至時張處長面帶愀容很不高興，後來一問，才知道是奉電將您捕獲，有些不

忍，我聽了他這話，當時很吃一驚，便向他說明您和我是朋友，他聽了更加着急，便研究保救您的方法，結果是着那旅館夥計頂替您的名子，解往濟南交差，當夜我們計議已決，只待翌日辦理了，那時已是夜裏三點過了，張處長他自己勞累了一天，又因我在途走了這幾天，都已乏了，便自己安息去了，我到房裏脫去衣服，却隱隱的聽着我那馬在後院裏咆哮，我便穿了鞋子，披了衣服，拿了電棒，便奔後院而來，原來張公館從前是個大廟，張處長將前邊收拾了收拾便做了公館，後生道，不錯，是個大廟，不過我在那裏住了十來日，並沒有到後院去，因為後院的門永沒有開過，不知後院是什麼樣子？素芳道，後院破壞不堪，我的馬他們便給我喂在圈裏，我當時拿了電棒，奔後院而來，這時黑黑的天氣，對面不能見人，我拿着電棒拐灣抹角好容易來到後院，我的馬却喂在西北角上一個破屋裏，破屋裡有個燈，見我來了，他才止住咆哮，我看了看草料倒還有呀，不知他為何咆哮，我便拿手替他撫摸身子，正這時，却聽牆外有兩人說話，甲道，「嫂嫂，我可是熬出來了，我已經找上替頭了，」乙道，「是真的嗎，是怎麼一個替頭？被你找着了？」甲道，「這個替頭住在離這裏有一百多里的一個村莊，這莊名叫做李家莊，離大王鎮五里路，是個小媳婦，這個小媳婦不但容貌好，而且還是賢德的很，更是貞節可敬，她的丈夫叫做李士琦，現在出外三年沒有音信了，她的翁姑因為家貧，衣食困難，現在認為他兒子三年沒有音信，已經死在外邊，便強逼這小媳婦改嫁，這小媳婦抱上

烈女不侍二夫的志向，寧死也不改嫁，在上月我路過李家莊聽着她半夜三更哭泣、到那裏一調查，原來是這樣一件事，我當時歡喜非常，自那夜起我便跟上她了，每一夜要去催她，現在她翁姑已給她定出日期來了，說明容她三天自行改嫁，否則便要強往外轟了，她現在死志已決，大約就在明後天夜裏就要自盡……」乙道，「給您道賀，給您道賀，……」我正在撫摸着馬的身子，忽然聽見這樣談話，當時不覺毛骨悚然，那馬也是跳動不安，當時我便牽了我的馬，奔前院來，吩咐僕人把馬給我拴到前邊去喂，快到後邊將草料拿到前邊去，僕人聽了我的吩咐，只將馬拴到前邊去了，他怎麼也不肯到後院去，後來我追問他怎麼不去，他說這後院裡每到夜裏，便要鬼鬧，平日白天一個人也不敢到後院去，不知今天是誰竟將馬給拴到後院去了，我的胆小，實在不敢去，當時我便和他仗着胆到後院將草料拿了過來，隨手將後院的角門插上了，我回到房裏，臥在床上，怎麼也睡不着，我適才聽的眞真切切，他說離這裡有一百多里路的一個李家莊，並且說李家莊離大王鎮有五里路，那少婦的丈夫叫做李士琦，三年沒有音信了，她翁姑因家貧，衣食困難，強逼這少婦改嫁，少婦現在抱着決死不再改嫁之心，看來此事，倒很玄虛，我向來可是不信神鬼的，但是這時聽的眞真切切，並且有名有姓，我對於這事，不能置諸不理，我心理暗自盤旋着，明天我騎上馬，到李家莊去調查究竟，如果沒有這家人家，便算罷了，若果有此家人家，我倒要問個詳細，是否有此情形，

如果沒有此種情形，也就罷了，若果有那種情形，我……：……：我應當想個甚麼方法解救呢？素芳說到這裏，向俊生道，你說應想甚麼方法？俊生道，妳想的什麼方法？素芳繼續說道，我想她的翁姑逼她改嫁，並無其他原因，只是因為家貧，衣食困難，他們若有了錢，將許就不逼着改嫁了，只要不逼着改嫁了，想那少婦就不肯自盡了，我當時想到這裏，便跳下床來，就燈下寫了一封假信，同時又預備了二百元的通行票子，和假信包在一起，只待明日將你的事辦完，我便帶了假信和票子騎馬前去，一看究竟，當時主意已定，便熄燈安息，翌日清晨起來，我和張太太計議着一同到督察處去看你，後來處長說恐怕使人注意，我便沒得去，等張太太回來，將你的情形和你的言語都給我說了，處長覺着這事也是不好辦，除非是着那旅館夥計頂替，其餘一點法子沒有，濟南的來電，着即將你們解去，但是這裏沒想出另外辦法，張處長錯過九點的快車，那時我派人給你送去了一份西菜，你可吃過了？俊生忙道，吃過了，謝謝妳，素芳又道，還有一張信紙，你可看見了？俊生道，看見了，素芳繼續說道，等到十一點多仍然想不出另外辦法來，主點又有車，不能再耽誤了，便決定將夥計和經理解去交差，午飯後，我心裏掛念着昨夜的事，又一想這裏也沒有什麼事了，我到了李家莊若果有其事，便不能立時回來，最少也須將三天過去，才能回來，所以我臨去的時候，告訴張太太說，等你出來了，着你在此候我十日，如果我仍不回來，你便回天津，我們到天津去見面，當時我將話

向張太太說明了，我便將馬備妥，將一切用具帶完備了，便辭了張太太和張處長，他們夫婦問我到那去，我只說有要緊的事，始終也沒告訴他們我到那裏去，當時別了他們，我便策馬奔了大王鎮，沿途上問明道路，一直就到了大王鎮，在大王鎮又問明李家莊的道路，便奔李家莊來，及至到了莊東口，恰恰遇見一立年高老人，被着糞筐在揀糞，我便向前向他施禮，問他這村子是李家莊，他連道是是，你到莊上找誰呀？我道，你們這寶莊上可有位李士琦嗎？那老人將我上下打量了多時，方才說道，李士琦，唉呀，倒是有這麼個人，只是現在出去三年沒有音信，不知生死，現在他家還正在鬧家務哩！我聽了忙問道，他們家裏不是只有老兩口，小兩口嗎？李士琦沒在家，三個人還鬧的甚麼家務？老人道，唉！翁姑和兒媳鬧家務哩，我道，莫非是兒媳不賢惠嗎？虐待翁姑了嗎？老人急搖頭道，否否，這個兒媳別提多賢惠了，我道，既是賢惠，還鬧的甚麼家務？老人道，唉！唉！無非是爲窮所迫，我道，爲窮所迫，和兒媳婦鬧的什麼家務？老人道，唉！翁姑老倆，覺着兒子已經死在外邊，家裏貧困難過，便逼這賢惠兒媳改嫁，這兒媳貞節可風，愿死不嫁，昨天翁姑兩個，已給限出三天期限，如果再不自行改嫁，便要強制推出門去，唉！唉！唉！人千萬不要窮了，我道，你貴姓？老人道，我也姓李我道，你和他們離的遠嗎？他道不遠，並且還是本家，我道，既是這樣，你爲甚麼不周濟他們一把，從中勸解勸解呢？他道，唉！我還顧不得我个人，怎能周濟他們，至勸解

不用說是我和他們是本家，就是外姓的人，也勸解的不再勸解了，勸兒媳婦活動活動心眼，改了嫁，也可免得餓死，她說情愿餓死在李家，也不改嫁，勸翁姑倆吧，翁姑倆說，你們誰勸不要改嫁，你們誰就給送吃的來。因此全莊誰也勸不下來，但不知這位小姐，妳這是從那裏來？到那裏去？怎的曉得李士琦？我當時聽他說明李家狀況，心裏納罕已極，俊生道，太奇了，太奇了，真就有這事，素芳繼續說道，我見他問我的來歷，遂說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李司令的女兒，李士琦現在我父親部下當排長，很得我父親的歡心，不久就要升爲連長，我這次到這裡來旅行的時候，李排長託我給帶來了一封家信，和幾個錢，現在不知李排長的家住那裏，還乞老人家費心，指引門路，老人一聽，當時面上，飛滿笑容，大聲說道哎呀！蒼天呀，蒼天叫，真是「天無絕人之路」，當時他便領我進了村莊，一直往西走去，到了村西口上，路北拐角上有一坐土房，已是破壞不堪，幾有風吹卽倒之概，就聽院裡正有人吵嚷，老人慌忙跑進土房，大聲喝道，你們快不要吵鬧了，士琦在李司令部下坐了官，現在託李司令的小姐給帶來家書，稍回款項來了，李小姐現在門外等候，你們老倆快到外邊去看，就見一個年在半百以上的莊稼漢，和一個拄着拐杖的莊稼老娘，兩個人都是一般骨瘦如柴，穿的衣服都是一般破爛不堪，大補釘壓着小補釘，一種貧寒樣兒，顯然的表示出來，看見我不敢言語，我笑問他們道，你們可是李士琦李排長的父母？他們夫婦聽不明白，我又道，你們可是李士琦的

爸爸媽媽？他們仍是不懂，我又輕輕的拍着老嫗道，妳可是士琦的娘？她聽了，連連點頭道，是是士琦他是我的兒子啊，我又拍着老漢道，你可是士琦的爺？他忙答道：是是，我是他爹，我道：你們兒子現在坐官。他託我帶了一封家書，並且還有幾個錢，我到你們家裏交給你們，說着我便往他們家裏走，爲的是看看這位貞節可風的女同胞，那翁姑兩個，這時面上却現出無限的笑容，口裡却嚷着士琦媳婦，你不要哭了，蒼天睜開眼了，蒼天可憐我們一家人啊，過着已進了窄小的院子，我將馬拴在院裏一株槐樹上，這時就見由東房裏，走出一位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婦，淚痕滿面，兩眼鮮紅？看她是鄉村女子：面皮却是細膩白潔，烏黑的青絲梳了一個半斤蘇。我看着她真是又憐又愛，便向前問她道，大嫂妳可是李排長的太太？她抬頭看了我一眼，細聲細氣的說道，不敢當，我是李士琦的寒妻……：……：她說到這裏，竟掉下淚來，我這時覺得和她好像有多大的交情似的，從內心裏和她表同情，便拉她進了屋子，她的翁姑也跟了進來，有許多看熱鬧的人，也擁了進去，我向她說道，嫂的事，我已經完全知道了，這誰也不怨，只怨士琦他出去了這幾年就不知往家裏寫一封信，我若再晚至三天，還不知鬧到什麼地步哩說着將我昨天夜裏寫的那封信，和票子一併取了出來，當衆交與她的公公，那老漢接住了那票子，面上的形像，英傑你的生花妙筆，也描寫不來，俊生聽了笑笑，素芳繼續說道，原來那老漢不認字，這少婦却認得字，她從公公手裏將假信接過來，先看了看信

皮上的字，便將秀眉皺起一把，我坐在她身旁，心理倒覺害怕來似的，等她將信折開攢着眉頭看了一遍，望着信紙出神，並不抬頭，她婆婆這時忍不住了，好媳婦你認得字，妳快念出來吧，教吾們都聽聽，她聽了她婆婆的話，才將頭抬起來，望着我的臉說道，這信不像他的筆體呢，我聽了，只好像是犯了彌天大罪被她一話道破，幸而我還沉得住氣，大概當時許是面不更色，笑着說道，三年之久，人尚有變，何況筆體，再說這信又是鋼筆所寫和毛筆字也是大大不同，嫂子家裏可有她用鋼筆寫的字嗎？何妨拿出來對證一下，再說李排長現在司令部裏，很是用功，聽我父親說，他每天要寫若干小字……：……：……少婦道，但不知小姐可曾見過他的面？俊生聽到這裏，忙問素芳道，這句妳可怎麼答復？素芳笑道，我當然未加思索的說道，司令部裡人太多了，我並不認識，她道，那麼這信可是誰給的妳呢？難道不是他親自交與妳的嗎？俊生道，問的有理，妳怎樣答復，素芳笑道，我說士琦在司令部裏雖當是個排長位置？但是他那能到我父親公館呢，這信和這二百元的票子，是我父親交與我的，……：……：……那樣說來，小姐妳來的時候，沒有見着他的面吶，我道，是的，她點了點頭，不往下再說什麼，至於她的翁婆見票子是真的，料想兒子是坐了官，便說道，看士琦的媳婦，看了半天，問了李小姐半天，怎麼也不給我們念信了，妳看這許多票子是我兒子捎回來的，這票子不是假的，難道信還有假的嗎？妳這就是多想，快給我們念念，少婦聽了，強笑道，我這時也許是喜歡的

忘記了一切，竟忘了給爹娘念信了，你們二老人家聽着，媳婦要念了，他說罷，雙手端着那張信紙念道：

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不孝兒三年未修家書，罪該萬死，兒現在李司令部下充任排長之職，月薪四十元，不久尚有升爲連長之望，茲因李司令小姐赴青島一帶旅行，順便帶來家書一封，並洋二百元整，作爲家中日用，兒現在身體粗壯，諸事順利，不勞掛念，惟

雙親春秋已高飲食寒暖，務祈謹慎，家中一切瑣事，可令兒媳操作，不必再事勞心勞力，以便保養，餘容再稟，敬請

福安

，兒士琦謹稟

再者李司令小姐持信來時，務要善爲招待，千萬千萬。

俊生聽素芳念罷，遂笑道，好好，妳這封信寫的太過密了，素芳笑道，你不是說週密嗎到了晚上，一半是她要求我在她房裏安眠，一半是我心裏情愿和她睡在一個炕上，等到人們都已安息了，她向我說道，小姐妳究竟是從那裏來？妳爲甚麼下這樣苦心來救我？我聽了她這兩句話大吃一驚，忙道，我是從天津到的青島，今天由青島到了你家，我是受妳丈夫之託，前來送信送款，怎的談到苦心，怎的談到救你，她說道，小姐妳就不用瞞着我了，妳這時就給我說出實在情形，你也算救下我了，本來並不是我愿意尋死，乃是

翁姑貧困，不得已才逼我改嫁，現在小姐給送來這許多錢又告訴他們二老人家說他兒子做了官，她們絕不肯再逼我改嫁了，只要他們不逼我改嫁，能使我替他兒子待奉他們到終年送老，盡了我爲婦之道，我便謝天謝地，何敢再妄想丈夫的一切，小姐妳是不知詳情的啊，我丈夫早已死在外邊二年多了，他死的時候，我，胞兄親眼看見，並且他的屍首已經起回來，再說妳帶來的信，教外人一看，不能看出破綻來，但是不能瞞過我的，第一是筆跡大大不對，一個人的筆跡，別說是三年五載不能變更的，就是一輩子也脫不乾淨，此其一，再說那信的字，秀麗瀟灑，一望而知是出諸女子之手此其二，再說他出去了現在已經三年另十個月了，眼見得就是箇年，妳那信上却寫着不孝兒三年未修家書：就這一句，便知是寫信的人不知他是三年有餘未修家書了，此信若果是我丈夫所寫，他或者寫四年未修家書，或者寫三年有餘未修家書，絕不能寫三年未修家書，此其三，信上又寫茲因李司令小姐赴青島一帶旅行，順便請帶來家書一封，又洋二百元等語，這個亦是不對，信上既說他是排長，想他一個排長地位，絕沒有要求司令，請司令小姐代爲帶信之理，此其四，再說小姐旅行，或是青島，或是泰山，絕不能到此僻野地方，既無名山，也無秀水，旅行的甚麼意思，此其五，況且信上寫着李司令小姐到青島一帶旅行，試問司令小姐青島一帶旅行青島一帶地方大矣，一個小小排長，就敢請爲帶信，而司令竟然應允，天下豈有是理，此其六，凡此種種，皆爲不對之點，況且我丈夫已經死去二年

，並且我胞兄業將屍首領回，不過這事，起初是隱瞞着我的翁姑恐怕他們聞息痛子過甚，有傷身體，所以當時瞞着他們二人，同時這個李家莊的人，也都不知我的丈夫已經死去，所以人們都知道我丈夫三年多沒有音信了，風傳着意料着大概他是死在外邊了，其實我丈夫早已死去二年了，她說至此，早嗚嗚咽咽哭起來，正在這時，忽然隱約着又聽着我的馬咆哮似的，我心裏想着即時去看我的馬，但是她嗚嗚咽咽的哭泣着，我當時又不能拋下她前去看馬，只得將我那假信的經過向她老老實實的訴了一遍，但是我並沒有向她說是我夜間聽鬼談話而得的妳家消息，乃說是聽着兩個人談閒話，被我聽見了，她聽了起初仍是哭，並且哭的較前尤爲沉痛，但是過了不多一時，她就止住哭了，這時隱約的聽着我的馬還在咆哮，我便假裝到茅廁去，她一定要陪我去茅廁，經我許多的話，方才將她攔住，我穿齊了衣服，便出了她的家門，原來她家十分窄小，無處喂我的馬，她家的西邊有個三官廟，將我的馬喂在那裏，她公公在那裡給看着，我便沿着道路來到三官廟前，推門走了進去，也是漆黑的，和昨夜在張公館後院的情景差不許多，我見東配殿裏暗淡的燈光，一閃一閃的欲滅未滅，我的馬正在裏邊打磨轉，我走了進去，見她公公躺在供桌上，鼻鼾如雷，睡的正香，我便來撫摸我的馬，我的馬兩個耳朵一驚一驚的現出十分不安的景像，忽當一陣淒風吹起，由風聲隱隱聽見少婦啼泣的聲音，繼而聲音愈近了，其音淒慘，聞之酸鼻，我一時好奇心起，便丟下馬跑了出來，尋聲去找，我走到廟

的後牆跟裡，聽着那少婦是在牆外啼泣。我便急反身，由前門走出來，這時天氣墨黑，萬籟無聲，忽見一個穿白衣服的人形，由南向北走來，身約三尺餘高，我正待打招呼問他是誰，他已來至我的面前切近，我睜目一看，哎呀我的媽呀，沒有鼻子，沒有眉，眼是兩個黑窟窿，舌頭吐出約有一尺餘長，垂在胸前，吓的我幾乎喚出聲來，急將身往後退了兩步，幸而他沒有看見我，便一扭一扭的順着西廟牆向北去了，這時那婦人的哭聲，仍在廟北，我心裏料想着這是鬼無疑一定是奔哭叫的婦人去了，倒要看看他怎樣那婦人，那婦人又是個甚麼模樣，在我可能範圍之內，或者可將這鬼驚走，向前勸她一勸，我思索至此，也不覺什麼害怕了，便慢手慢脚的也順着西牆向北走來，及至來到西北牆角下少婦的哭聲直如在面前了，我便將身子隱在西牆下，慢慢的探頭向北牆下望去，就見牆下坐着一個穿白的，前仰後合的啼泣着，因為距離稍遠，看不清面貌，這時就見三尺餘高的穿白的，一扭一扭的走至那婦人身旁，叫道，哎呀，這不是趙大嫂嗎，妳昨天晚上裏在城隍廟（即張處長宅後）後邊，對我說妳三天以內便尋得替頭了，怎的這時坐在這裏哭起來？那婦人泣道，錢大嫂妳有所不知啊，我的事有人給壞了，這鬼道，誰給壞了？那鬼道，不想我們昨夜在城隍廟牆下說話，被牆裏一個人聽見，這人是李司令的小姐，專愛管閑事，今天竟拿着一封假信還有二百元的票子，來到李家，竟說是李士琦在她父親部下當了排長，現在託他帶來家書一封，銀洋二百元，李家得了信款，現在全

家歡喜起來，翁姑不再逼她改嫁，她那裏還肯自盡，可憐我三年的工夫，尋得這樣一個替頭，眼見得就要成功了，不想被這女子給我壞了事，我怎能不痛哭啊，我怎能不傷心啊，語罷，又哭起來，那鬼在旁勸道，趙大嫂妳想開些吧，不要只管哭了，既是壞了，哭也無益，（至理名言，）陽間有云，謀事由人，成事在天，的咱們陰間，只得說是，謀事由鬼，成事在人，（奇文奇語）中國目今含冤被屈失意而思自盡者，在在皆是，失此而另去謀彼，出路盡有，何必如此傷悲，（好文章）我勸大嫂快不要這樣了，須知傷悲無益，另謀出路倒是正徑，我最近也謀着一個替頭，今夜行事，現在到時候了，我該去了，妳暫切回去吧，定定心志再慢慢的尋訪失意人好了，這鬼這一片話，竟把那鬼給勸的不啼哭了，當時站了起來，原來也只有三尺餘高，說道，有勞錢大嫂解勸，我不担誤妳行事了，我暫切回去了，祝妳今夜成功，語罷，竟互拜而去，我這時好奇心勝，暗想這個錢姓鬼，他既說今夜也要行事，我倒要跟着她去看她到那裏行事，又是怎樣一個失意人，我思想已定，就見那趙姓鬼奔東去了，錢姓鬼一扭一扭的奔正北走去，我恐其路遠，跟不上她，便跑回廟內，拉馬出了廟門，上馬追下來了，約追了一里多路，已經看見這鬼的影子，就見她一邊跑，一邊幾回扭頭，她每扭一次頭，這馬乍一下子耳朵，便停住不走，等她走開了，馬也就走開，他走慢了，馬也就慢，他如風車的跑起來，馬也就飛騰起來，如此約跟了十里來路，進了一個村莊，就見這穿白的鬼，站在一家門前，

側耳聽聽，便由門縫裏一擠進去，我慌忙策馬來到門口，輕輕推了推門，雙門緊閉，我不得進去，這時我好奇心勝，也就忘其所以，當時將馬拴在牆下一顆樹上，牆並不高，便立在馬身上往裏看去，就見北上房業已息燈安寢，西配房裡有燈光，並聽有少婦嘆氣之聲，這時那屈死鬼正在把着窗櫺往房裏瞧探，瞧了一時，便由門縫裏一擠進去，我爲了要看明白，所以當時早忘了一切，雙手把住牆頭，脚下一用力，便上了牆頭，西邊正靠着一個梯子，我便輕手輕脚的由梯子上下到院裏，一步一步的試着走到窗下，便由窗紙小孔裏往裏看去，哎呀！真个是自古紅顏多薄命，就見當屋地上，放了一輛紡車，紡車後邊坐了一個少婦，藉着燈光，看的真切，但見她眉清目秀，杏眼桃腮，一副花容月貌，只是雙眼通紅，紅的只好像是帶了一副色眼鏡，珠淚滾滾，纖纖玉手捏着一根股節（卽棉條）右手在搖輪子，這時就見那屈死鬼，蹲在少婦左手之下，我這時藉着燈光再看她那一副尊容，真是要活活把人吓死，鼻子陷進多深，兩隻黑窟窿沒有眼睛，亂蓬蓬的長髮披在面前面後皆是，一條尺許長的舌頭，垂在胸前，看了她這副尊容，便不寒而慄，這時那少婦大概還不曉得肘下有鬼，左手捏着股節，右手搖動車輪紡線，那少婦剛搖出一尺多長的一股線來，就見那鬼伸手一勾，將線勾斷，少婦便和腰續上，仍去搖輪，剛剛紡出一尺多長的線，那鬼一伸手又給勾斷，一連十多下子，後來那鬼竟不等續上頭便給勾斷，少婦這時忽然長嘆一口氣，唉！這線子這樣難紡，到明怎紡得了這些啊，

說着將蒲蘿的一大把子股節拿起來看，繼而放下，仍繼續來搖紡車，那鬼竟將車絃捏住，少婦搖了兩搖，搖不動轉，便用力一搖，崩的一聲，竟將車絃搖斷，少婦長嘆一口氣，唉！這是怎麼了，今天上午好好的打了一個碗，今天下午竟不知怎的撒水將盃子拋在地下，打了個粉碎，這時線子斷續不上頭，好好的竟又將車絃搖斷，今天已是被打了兩頓，被罵了一天，給這些股節看我趕天明紡完，這時竟這樣担誤起來，趕天明怎的紡了這許多股節啊，如果紡不完，豈不又要挨打，豈不又要挨皮鞭子，他自言自語着將短表掀起，露出了一身白肉，但見她兩白嫩肉上，起了一條條的紅痕跡，這個一望而知，是被皮鞭子抽的無疑，可憐的少婦啊，她拿手撫摸了一時紅腫的痕跡，撲嗷嗷的珠淚，雨一般的滾了下來，一邊飲泣着，一邊將車絃接好，便又搖動車輪，那鬼看了，風也似的轉到紡車後邊，拾起了一個火箸，等少婦剛搖了兩匝，將火箸往車零裏一插，少婦便又搖不動了，欲待看時，那鬼却用力將車零一撥，只聽各乍一聲響，將車零撞折一根，少婦看了，香汗紛紛下滾，只急得欲想大哭，又是不敢哭，抹去眼淚自言自語的說道，這可怎麼好呢，趕天明一定的紡不完了，車零又折了，婆婆豈不要罵我不願意紡線，故意將車零弄折嗎，這一場打怎麼脫過去啊，我這日子簡直是不能往下過了，那鬼聽了站在少婦身後應聲道，實在的不能往下過了，活着簡直是自受罪啊，少婦道，誰說不是呢，終日非打即罵，何日是個熬出來呀，那鬼道，熬出來，沒有一個熬出來，欲想熬出來

，除非是死了另討生啲，少婦道，這是實話，莫若我死了吧，那鬼道，死了好啲，少婦沉思了一時，又自言自語的道，將我的親娘拋下，於心何忍？……但是……：不死，又實在的不能活下去了，唉！簡直我就死了吧，那鬼道，死了好，一死百了，什麼也看不見了，管她作甚，少婦這時的腦筋，已被那鬼給攪亂了，意志已經被那鬼給混滅了，少婦失了主宰，少婦沒了意志，竟說道，我這時若死是跳井呢，是拿刀自殺呢？……：就見那鬼說道，跳井不一定能淹死，拿刀自殺，落不了完全屍首，兩樣都不如上吊啊，少婦也自言自語道，跳井死不了，撈上來之後，豈不更要挨打，那時想死也不能了，拿刀自殺，死後不能落下整個屍首，也是不好，要不然上吊吧，但是上吊連繩子也沒有啊，那鬼早從腰裏將繩子取出來，掛在了樑上，她那兩隻手，三挽兩挽，挽了一個套，少婦看了，走至那套跟前，纖纖玉手把住了繩套，但見她一陣傷心之淚，如湧泉一般的滾了出來，那鬼雙手摸着她的舌頭說道，你就套脖子吧，將脖子一套，便將萬般苦惱脫却了，但見那美貌的外婦……：素芳向俊生正說到這裡，忽聽院裡有脚步聲音，緊跟着走到窗下，二人不覺大吃一驚，止住話音，抬頭向外看去，正是：談虎色變，說鬼人驚，畢竟是怎的一回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昔日兩恩愛今日相見恐成仇 昨宵一處女今宵失身恨無窮

話說素芳和俊生聽着院裏有脚步聲音走至窗下，當時各吃一驚，二人忙抬頭看去，但見

窗外天光已亮，素芳扭頭向俊生道：「不覺得時間長久，竟已天明了，媽媽又才掃起院子來，我該回去了，她說着便想下床，但是她的鞋子沒在床前，俊生忙穿了鞋，將她的鞋拿過來，素芳登上，便走到衣架前，先穿了她那長及腳面的綠花黃地的薄綢旗袍，然後將她那付青嗶嘰呢的西式小馬褂掛在臂上，向俊生說道，我回去了，說着便往外走，俊生送了出來。開了大門，這時馬路上行人稀少，涼風習習，空氣新鮮，兩個人的腦子，頓覺清爽。俊生這時心裏仍想着那兩個少婦結果如何，便問素芳道：「適才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那少婦究竟怎樣了？」素芳笑道：「我這遭在途上，遇見的不只這兩件奇事，還有兩事比此兩事還奇十倍，我都照有像片，放在家裏這兩個可憐的美貌少婦，我因為她們的鄉下裝束和她們的姿勢，都很愛人，我也各為她們照了一像，前者那個姓李的，娘家姓楊，芳名金玉，工詩善繪，唯妙唯肖，她的作品和她的玉照，都在我家，那天你跟我到家裏去看看，連將德意志特三號手鎗也着你看，最要緊的是那兩個姑娘的像片，急迫要着你看，着你看，不是你的令……不用說了，等你見了像片，便知分曉，語罷喚來一輛洋車上車去了，俊生站在那裡出神多時，心裏想道：「她剛才說：『最要緊的是那兩個姑娘的像片，急迫要着你看，着你看，不是你的令……』……他說那裏，不往下再說，竟自去了，是不是我的？……是不是我的？……素芳你向來說話痛快，怎的今天也說起謎來，她又道還有兩件奇事，比適才她對我說的這兩

事還要奇，還要奇十倍，適才這兩件事，就夠奇的了，那兩件竟比這兩件還奇十倍，却不知又是怎樣兩件奇事？可惜她已去了，著者一枝筆下，不能寫兩件事，我們暫且不提俊生，且說素芳乘車回到家來，到了自房裡，先將旗袍脫去了，她也不招呼媽媽，走到浴室，將門推開，開了燈門，往盆裏放了滿滿一盆不冷不熱的水，她脫去短衣，跳到盆裏，很命的拿胰子洗了一遍，洗畢自己拿毛巾擦乾，披了一條大毛巾，掛了草鞋，便回她自己房來，當時將房門划好，掛了窗帘，將毛巾卸在椅子上，一抬腿上了牙床，將帳垂了下來，她臥在幔帳裏想一回心事，便走入夢鄉去了，一覺醒來，已是十一點過五分了，找衣下床，開了房門，媽媽慌的狗屁股顛的似的，又是打嗽口水，又是打臉水，等小姐洗嗽完畢，坐在沙發上吃起茶來，她才站在沙發旁邊慢慢的說道，給小姐回，昨天小姐出去之後，吃晚飯的時候，有一位張太太給您來電話，說是剛從青島到天津，住在李公館了，素芳點點頭，媽媽又道，晚飯以後，十點多鐘的時候，洪太太給你來了一個電話，是請您到春和大戲院去聽戲，洪太太自十點多鐘來電話，一直到夜間兩點來鐘，總沒斷了給您來電話，今天十點鐘的時候，洪太太又派人送了一張請柬來，因小姐還沒有醒，太太着收下了，媽媽說到這裏，由那邊桌子上拿過一張紅柬，素芳接過來一看，原來是崔秀梅請吃飯，並且還是今天的午餐，素芳一看時計，此時已是十一點三刻還過二分鐘了，已將及午，要去這時就該去了，我問問她今天都是請誰和誰吃飯，遂走到

外間，拿起耳機，撥到了洪公館，請洪太太說話，不多一時，有人答言，素芳一聽，是秀梅的聲音，便笑道，洪太太妳起的早，妳今天有什麼事？請我們吃飯，都是誰呀？洪太太道，今天請妳吃飯，一舉三得，第一是給妳和俊生洗塵，第二是給張太太洗塵，第三是給妳……：秀梅說到這裏，不往下再說改口道，有妳有俊生，還有張太太，另外還有幾個同學作陪沒有外人，妳該起駕了，這裏張太太和同學們都已來到，只候妳和俊生了，我派汽車去接妳去吧？素芳忙道，不必不必，我和俊生這就去了，洪太太又笑道，一路上沒有累着啊？素芳道，不用說這些了，我們見了面再談罷，當下將耳機放下，吩咐開出車去，她便穿了衣服，也不擦粉，也不點唇，本來面目，自然美麗，當時到前邊見過她父母，便出門上了汽車，她吩咐車夫先到李公館，不多一時已到金屏門前，一打門，恰恰是俊生開門，二人見面分外親熱，與往日不同，素芳道，我已預料你在等我果然你還沒去，俊生道，今天上午崔秀梅女士派人送來一份帖，是請吃午飯，我素日和崔女士並無這樣感情，我覺得不大合適，我想不去，又見知單上邊頭一位是你，二一位是張太太，三個是我，論理我，應當去陪張太太，但是我覺得不大合適，素芳道，得了你就快穿衣服，上車走吧，俊生見他着急，恭敬不如從命，便穿了衣服，也沒告訴金屏夫婦，也沒通知月娥知道，便上了車，坐在素芳下首，車夫搬動機輪，飛也似的奔洪公館而來，不消幾分鐘，已至門前，早有丫頭接了進去，一直來到二樓大客廳，俊生抬頭

觀看，就見這個客廳，一連五間，一切傢俱等項，鮮明耀目，整潔齊備，四壁牆上，滿掛名人字畫，南邊一連五個大玻璃窗戶，天井的花顯樹影，映在窗玻璃上，一搖一擺的，看着格外鬥趣，東西兩頭，一頭一架大電扇，翁翁的扇着，涼風颯颯，好不涼爽，電扇下坐着約有七八位摩登的女郎，見素芳和俊生進來，都站了起來。其中的一位，也不知道是什麼女士，當時他看素芳俊生齊齊進來，他打着英語，也不知說了一句什麼趣話，竟引的她們七八位鼓起手掌，笑的前仰後合，（此時情形，與第十七回李淑貞來此時之情形相仿，但情景則各有異，閱者思之，）俊生不知所以，素芳向前笑道，你們幾位如何這般高興？就見這個年約二十左右的，她走了過來，和素芳握手笑道，姊姊不要理她們，妳還不知道她們的脾氣嗎，只要一看見……：……：……就要鬥趣，俊生聽了，覺得很是不好意思，素芳含笑，原來如此，很不必笑了，轉又說道，洪太太呢？就見走來一個小女孩說道，李小姐！我們太太請妳和管先生上樓呢，素芳聽了，便和俊生出了客廳，就見崔秀梅從樓梯上跑下來，向前一手握了素芳的手，一手握了俊生的手笑道，二位來了，我沒在門口等候，歉甚，快請樓上談話，說着三人一齊上了三樓，到了秀梅的住室，十分豁亮，一切設備，十分講究，所謂貴族化，誠然也，至時已先有兩人在室內，一位坐在軟椅子上，大腿上放了一本書，正在凝目看視，一位口裡銜着香煙，坐在沙發上正在噴煙幕，俊生一看，兩位俱都見過，看書的是昨夜剛認識的那位王太太，吸煙

的是張處長太太。她們二人見素芳和俊生進來，忙站起身來迎了過來，張太太握了素芳的手說道，李小姐一向可好？素芳點頭含笑，好好，在青蒙妳諸事費心不小，英傑他很覺不安，昨夜對不起的很，因我到英傑那裏去了，等到兩點還沒有回去，聽女僕說妳和洪太太去了多次的電話，實在對不起，秀梅笑道，這樣道，妳們倆大概都在兩點以後見了面吧，素芳道，是的，俊生回去的時候，因為我吃醉了，正躺在他床上睡覺，張太太向俊生道，那麼昨夜你還不出來約我從車上下來，進去見而去，俊生道，我進到房裏，一看她睡在帳內，便向外跑，不想妳們已開車去的沒了影子，洪太太笑道，妳們先不要說話，我給李小姐和王太太介紹介紹，說着手指素芳向王太太道，這就是李小姐，妳不是久聞大名，早欲一觀豐采嗎，後又指着王太太向素芳說，這是王太太，從前也是本市南北女子中學的高材生，學問很好，姊妹們以後要多親近親近，素芳一看這位王太太，似覺眼熟，却想不起是在什麼地方見過面，却又模模糊糊的好像和英傑有什麼關係，她猛然想起，原來如此呀，這不是今春我和英傑在泊凌公園水榭裡吃茶閒話，由窗空裏看見的那一朵花嗎？這時的穿帶，不像她了呢，她怎麼成了王太太，大概是從良的吧？素芳心裏這樣想着，便隨着大衆落了坐，當面又不便問她的身事，秀梅走在素芳面前笑道，妳吃過茶，我們便要吃飯了，因為下邊她們早都來了，素芳忙道，可以可以，這時就開很好，我在家裏已吃過茶了，秀梅便吩咐那小女孩傳給下邊開飯，就見適才那個三左

右的女士跑了上來，闖進室來，向秀梅說道，洪太太妳是怎麼的了，客還沒有來齊，妳怎麼就要開飯，這個於禮合嗎？她說話時，似笑不笑，搨着一點粉臉，秀梅笑道，還有誰沒有到？她道，在今天席上最重要的兩個人物，素芳和俊生以及王太太張太太連秀梅等人聽了她這句話，都側耳靜聽是那兩位重要人物，就聽她繼續說道，鬧了半天，妳竟給忘下了，瞧妳只顧着當闊太太，腦子却不夠用了，她說時，兩隻水晶般眼睛望多秀梅，秀梅皺眉多時，忽當笑道，她們倆人都還沒有來嗎？他道，可不是都還沒有來，秀梅含着笑走到桌前，伸手拿起耳機，却向那女孩道，這些日子沒給張小姐去電話，你可記得電話號碼，女孩絲毫不加思索答道，四三三四〇號，秀梅撥過去一問，是張公館，一一些不錯，便請張義菊說話，那邊說道，我們小姐現在病體十分沉重，醫生禁止與人談話，電話更不能接了，因為我們小姐現在多日不能下床了，秀梅聽了，大吃一驚，但也無法，便又拿起耳機，這時王太太張太太和素芳俊生，都注意這個電話是給誰打，俊生看那女士剛才說話那意思，和她對自己的眼色，料到怕是等李淑貞，不想這時聽秀梅將電話要通，她問道，是李律師公館嗎？那邊大概應了一個是，就聽秀梅道，請你們大小姐說話，有要緊的事，俊生聽了，便坐不住了，心想她們這一羣，盡是李淑貞的同學，她們認得我，我認不清她們，她們今天別是要鬧甚麼懸虛事，我是不能見李淑貞的，她要來我使須走。俊生正想到這想，就聽秀梅笑道，好妹妹妳來吧，你來到這裡沒有妳

含情俊目，懸胆小鼻，櫻桃小口，兩個元寶耳朵分於左右，看年紀不過十八九歲，確是一個俊俏女郎。閱者：您道是誰？假使您要嚼書用心，不說她的姓名，諸位便知她是本書女主角李小姐淑貞女士，淑貞小姐下了車，付過車資，便奔裏走來，僕人領了進去，淑貞便上了二樓，那女孩忙將她讓到客廳裏，這一大羣蜜絲大半和淑貞是同學，當時見她進來，不約而同的都鼓起玉掌，她們鼓掌的用意，不知是表示熱烈歡迎呢，還是另有動機，著者便不得而知了，閱者可以會意，閒言少叙，且說淑貞小姐當時紅雲飛於兩額，正不知怎樣和她們去答言的當兒，却見適才那個二十左右的她走了過來，拉了淑貞的玉手，笑道，李小姐快跟我到樓上去，不要理他們，她們總是一片玩笑心，（數她壞，她偏假裝好人，思之有趣，）走走跟我上樓，她說着半笑不笑的拉了淑貞，出了客廳，笑道，「妳的他現在正在樓上候妳，」淑貞聽了，不覺吃一驚，楞七的望着這二十左右的她出神，（這個二十左右的她，現在著者不肯道出其姓名，而至後文方提明，不知著者有何用意，吾當質諸丙周，）好一時淑貞方道，俊生在樓上嗎？那密斯點頭打着英語道，也似，俊生在樓上候妳多時了，淑貞這時心裏突突的亂跳起來，心想我這時見了他說些什麼好？怎樣分辯以往，怎樣剖白過去，她心裏想着這樣，早被這位二十左右的她推上樓來，這時洪太太已得到小女孩的報告，曉得淑貞來到，正迎出門來，就見她嬉皮笑臉的將淑貞推將來，秀梅忙過來接了淑貞笑道，我們候妳多時了，快到房裏，和俊

